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三

學海堂

經義述聞

尚書下

高鄧王尚書

引之

著

惟時怙冒 丕冒 迪見冒 昭武王惟冒

引之謹案。冒。懋也。盤庚懋建大命。懋簡相爾。漢石經懋作勛。君  
爽迪見冒。馬本冒作勛。顧命冒貢于非幾。馬鄭王本冒作勛。皋  
陶謨曰。懋哉懋哉。牧誓曰。勛哉夫子。則三字互通也。康誥曰。用  
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當  
斷越我一二邦。為句。以脩我西土。為句。惟時怙冒。為句。脩我西  
土。猶言脩和我有夏耳。怙。大也。釋詁曰。祐。厚也。賈子容經篇曰。  
祐。大福也。逸周書諡法篇曰。胡。大也。聲義與怙竝相近。冒。懋也。  
惟時怙冒。言其功大懋勉也。怙冒與丕冒同意。君爽曰。我咸成

文王功于不怠。丕冒。丕大也。冒懋也。言其功大懋勉也。又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昭。讀為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猶云涼彼武

王。耳。迪。用也。本紀作不用。見猶顯也。冒馬本作勛。云勉也。說文勛從力。冒聲。大元事首陽氣大冒昭職釋文曰。冒陸注作勛。勛勉也。謂陽氣夫勉其德以昭其職。言左右文王用顯懋勉也。又曰。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言左右武王惟懋勉也。

逸周書祭公篇曰。昭王之所冒。勛與冒同。傳於冒字。悉訓為覆。殊失本指。於康誥則又斷以脩為句。以我西土屬下讀。頗為不

辭。又曰。西土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愈與經文相乖謬矣。論衡初稟篇。趙岐孟子注。竝引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胡

廣侍中箴曰。勛聞上帝。賴茲四臣。此用君爽篇語。冒字作勛。與馬本同。蓋訓詁疏而句讀亦舛矣。

紹聞衣德言。紹聞衣德言。引之謹案。衣讀若少儀。士依於德之依。作衣者假借字耳。學記不學博依。依或為衣。漢書外戚傳曰。服行其德。言服行謂之衣。未之聞也。

別求。別播敷。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引之謹案。別讀先飯。辨嘗羞之。辨。玉藻作辯。土相見。禮作編。鄉飲酒禮。象賓辯。有脯醢。注。辨。編。曰。今文辯。皆作編。舜典。編于羣神。史記。五帝紀。作辯。辨。編。也。古字別與辯通。荒辯之。漢鄭司農。讀辯為風。別之。別。朝士有判書。故書判為辯。鄭司農。讀辯為別。大行人。以九儀。辯諸侯之命。小行人。每國。辯異之大戴禮。朝事篇。辯竝作別。樂記。禮。辯異。荀子。樂論。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曰。辯。編也。史記。樂書。辯作辨。一作別。見集解。其證也。墨子。天志篇。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二 庚申補刊

之愛百姓別矣別亦與徧同由於也釋詁絲於也通作由大雅抑篇無易由言箋曰由於

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者徧求聞於古先哲王也與往敷求於

殷先哲王文義正合敷亦徧也說見敷佑四方下傳訓由為用別求為

又當別求皆失之誥又曰乃別播敷別亦當讀為辯言引惡之

臣徧播布其私恩於民也傳謂汝當分別播布德教亦失之

應係殷民

應係殷民引之謹案廣雅應受也周頌賚篇曰我應受之襄十

三年左傳曰應受多福逸周書祭公篇曰應受天命是應與受

同義周語其叔父實應且憎韋注曰應猶受也僖十二年左傳

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管子小匡篇曰應公之賜外

且不朽楚詞天問鹿何膺之王注曰膺受也膺與應同魯頌閟官篇戎

狄是膺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膺作應孟子應係即膺係也滕文公篇魯頌曰戎狄是膺音義膺丁本作應

周語曰膺係明德應係猶受係也士冠禮字辭曰承受係之或

謂之係受召誥曰係受王威命明德應與容聲之轉臨象傳曰

容係民無疆容亦受也應與承聲相近李巡注爾雅釋樂曰應承也洛誥曰

承係乃文祖受命民承亦受也傳乃曰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

受殷之民衆戾於經文矣

劓刑人 劓劓劓

非女卦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傳曰劓截鼻則截耳正義曰

劓在五刑為截鼻而有刑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劓

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元以臣從君坐之刑也此鄭尚書注

意然否未明或以為周易法案周易集解引鄭注云離為槁木坎為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不云臣從君坐之刑或說

誤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則而不在五刑之類。呂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注為則劓劓黥。正義引鄭注曰。則斷耳。劓。截鼻。劓。謂椽破陰。黥。為羈繫人面。引之謹案。古人唯軍戰斬。馘斷耳以獻。其於刑法則否。呂刑五刑。但有墨劓。荆宮大辟。秋官司刑。同而荆作劓。掌戮墨劓。宮劓之外。有髡而無斷耳之刑。左氏春秋傳言則者五。莊十六年。則強。十九年。遂自則也。僖二十八年。則鍼。莊子文十八年。乃掘而則之。成十七年。則鮑牽。言劓者一。昭十三年。初學記政理部。引慎子說刑。後者劓。有黥劓。則宮。無言則者。說文。朕。軍法以矢貫耳也。引司馬法曰。小罪朕。中罪劓。大罪到。以矢貫耳。僖二十七年。左傳。所謂貫三人耳也。亦非斷耳之刑。噬。啞上九。雖有何校滅耳之文。然集解引鄭注曰。離為槁木。坎為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是滅

耳者。耳為校所滅沒。非謂劓耳也。易凡言屨校滅趾。噬膚滅鼻。過涉滅頂。皆取滅沒之義。不足為則字之證。則當作劓字。形相似而誤也。困九五。劓。則。虞翻注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劓。正與康誥劓則同義。楊雄廷尉箴曰。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則。是劓。即本於康誥也。鄭注康誥曰。臣從君坐之刑。則字當作劓。蓋僖二十八年。左傳。則。鍼。莊子。正是臣從君坐之刑也。呂刑。則。劓。亦則。劓之譌。說文。斲字。注。引書曰。則。劓。斲。黥。是許氏所見本。正作劓也。夏侯等。今文。尚書作臍。宮。劓。案臍為去膝蓋。與則同類。故今文作臍。古文作劓。猶荆辟之荆。今文作臍。周官作則也。若作則字。而訓斷耳。則與臍義不相當矣。且殺戮無辜。大辟也。則。荆。辟也。劓。劓。辟也。劓。官。辟也。黥。墨。辟也。為刑凡五。故曰五虐之刑。此正

五刑之所從出。若作則則遺刺辟矣。漢世稱述尚書者多矣。史記兩漢書及諸子書絕無言則者。則蓋譌字也。自則譌作恥而說經者遂有斲耳之訓。於是說文刀部列入則字。而字書韻書及尚書音義皆承用之矣。廣雅亦曰則斲也。截也。然試問尚書以外。曾有其他書言則者乎。其誤可想也。

泯亂

家大人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曰。泯泯。焚焚。傳曰。泯泯為亂。是也。此傳訓泯為滅。失之。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

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引之謹案。于猶越也。與也。連及之詞。夏正傳曰。越于也。廣雅曰。越與也。大誥曰。大誥繇爾多邦。越爾御事。王莽做大誥作大告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

御事是連及之詞。曰越亦曰于也。行道也。言告汝德之說與罰之道也。傳曰。告

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失之。

遠乃猷裕 告君乃猷裕

用庫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甯。不女瑕玼。引之謹案。當以遠乃猷裕為句。方言曰。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遠乃猷裕。即遠乃道也。君奭曰。告君乃猷裕。與此同。乃以民甯。不女瑕玼。猶云。乃以殷民世享耳。傳斲裕。乃以民甯為句。則不辭矣。又案猷由古字通。道謂之猷。裕道民亦謂之猷。裕上文曰。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皆是也。解者失其義久矣。

女典聽朕誌

傳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引之謹案。豈雖訓慎然解  
 為常聽我慎則文義未明。今案廣韻。豈告也。言汝當常聽我告  
 汝之言毋違犯也。猶庫誥曰聽朕誥如誥亦告也。上文曰其爾  
 典聽朕教。文義亦相近。教亦告也。上文曰文王告教小子多方  
 曰我惟時其教告之是也。上文又曰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  
 御事。誥豈猶誥告也。多方曰誥告爾多方是也。廣韻豈告也之  
 訓始尚書舊注與。

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酒誥勿辯乃司民。酒于酒。傳曰辯使也。勿使女主民之吏。酒于  
 酒家大人曰辯之言俾也。平也。書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馬融本俾作辯。辯俾聲近而義同。俾亦使也。洛誥平來以圖傳

訓平為使

今本作作賈昌朝羣經音辨曰平使也引書平來以圖蓋舊本如是爾雅平作押

平辯亦聲

近而義同猶平章百姓之平通作辯也

詳見前平章百姓條下

墨子尚同

篇引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  
 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辯亦使也。古人自  
 有複語耳。廣雅之訓多本先儒。其釋誥亦曰辯使也。小爾雅與  
 廣雅同。蓋馬鄭尚書注訓辯為使。廣雅小爾雅及此傳皆承用  
 之。耶。後人不知酒誥之辯聲義與俾平字同。於是或訓為治而  
 以勿辯乃司為句。或訓為說而以勿辯為句。古義失而句讀亦  
 舛矣。

厥亂為民

亂為四輔

亂為四方新辟

厥亂明我

新造邦

厥亂勸甯王德

亂謀面用丕訓德

引之謹案。率詞也。湯誓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之類是也。詳見字通作亂。梓林厥亂為民。論衡效力篇引作

厥率化民。為者化之借字。為與化古皆讀若訛。亂者率之借字也。亂字古

音在元部。率字古音在術部。而率字得通作亂者。古元術二部

音讀相通。若今文尚書呂刑其罰百率。古文尚書率作鉞。見秋

金是其例也。考工記。謂人欲其怨也。鄭司農云。窻讀為苑。彼北

元聲。兀讀若復。瓊從復聲。或作璠。從喬聲。又作旋。從旋省聲。艘

從復聲。或作編。從喬聲。越從復聲。讀若編。皆元術二部之相通

也。又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明我新造邦也。緇衣鄭注

引古文尚書君奭。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甯王

德。厥亂勸甯王德者。厥率勸甯王德也。維誥曰。亂為四輔。率為

四輔也。又曰。亂為四方新辟。率為四方新辟也。今文尚書立政

曰。亂謀面用丕訓德。見隸釋。漢石經尚書殘碑。率謀勸用丕訓德也。勸說見

召誥面稽。下文率惟謀從容德。文義正相合也。亂與率同。皆語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曰。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

治事者。知其敎命所施。何用正義不解效字。引之謹案。廣雅。效

考也。謂王其稽考邦君與御事者。其敎命果何用也。傳云效實

者考實也。楚辭九章。弗參。效之言校。校亦考也。齊語。合羣變比

校民之有道者。賈逵注曰。校考也。見文選。長楊賦注。

惟其陳脩

惟其陳脩。為厥疆畝。引之謹案。陳治也。周官稍人注。引小雅信

南山篇維禹敷之毛詩敷作甸云甸治也多方曰敷爾田齊風甫田曰無田甫田田甸畋陳古同聲而通用陳脩皆治也傳訓陳為列失之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家大人曰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傳曰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則當以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十一字為句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兩用字皆屬下讀用以也言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則今王當和懌先後迷民且當懌先王受命矣然所以和懌先後迷民者無他惟德耳所以懌先王受命者無他亦惟德耳故今

王惟德以和懌先後迷民且以懌先王受命也正義誤讀德用為句曰今王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非也召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曰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亦是以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九字為句用以也亦屬下讀言所以祈天永命者德也王其以德祈天永命乎倒言之則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耳下文曰用供玉能祈天永命用字亦屬下讀也正義誤讀用字絕句曰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亦非也上文已言疾敬德何須復言用德乎

越若來三月

召誥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引之謹案越若來三月五字當作一句讀越若語辭來至也見爾雅言越若至三月也

書言惟某月。惟字皆在月上。此獨在月下。屬丙午。胙讀之以越。若來三月。已自為句。故也。漢書律志引武成篇。粵若來二月。今本

二語既外。粵五日甲子。其言粵若來二月。猶此言越若來三月也。其言既外。粵五日甲子。猶此言惟丙午。胙越三日戊申也。逸周書世俘篇文。與武成篇同。而傳曰。於順來三月丙午。胙

正義曰。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皆未解。尙書文義。

天迪從子保。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傳曰。天道從而子安之。引之謹案。迪用也。牧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子當讀為慈。古字子與慈通。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謂教之以孝弟睦友。

天迪從子保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傳曰。天道從而子安之。引之謹案。

迪用也。牧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子當讀為慈。古字子與慈通。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晏子外篇慈作子。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謂教之以孝弟睦友。

慈。愛也。緇衣。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謂慈以愛之也。又曰。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謂慈愛百姓也。天迪從子保者。言天用順從而慈保之也。周語曰。慈保庶民親也。

面稽天若 謀面用丕訓德

面稽天若。傳曰。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又立政。謀面用丕訓德。

傳曰。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引之謹案。天非人比。不可以言面。謀所面見之事。尤為不詞。所謀者事也。不言事而

言面可乎。今案。面當讀為勛。爾雅曰。勛勉也。說文作恤。日勉也。勛稽天若者。勉力上考天心而順之也。謀勛用丕訓德者。謀於乃事乃

牧乃準。勉用大順德之人也。蔡仲默不解面字之義。乃以為謀作以貌取人。而又讀不為不。謂謀面用不訓德。為任用小人。案謀面用不訓德。惟言夏先王勉用大順德之人耳。至下文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乃言後王任用小人。不得於此。遽言之也。漢石經謀上有亂字。乃語詞。亦非謂其謀之昏亂也。古

皇清經學卷三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引之謹案不以小民非彝而殄戮之者先教化而後刑罰也用此治民乃能有功故曰用乂民若有功若猶乃也小爾雅若乃也周語引書曰必自忍也若能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解者或以亦敢殄戮用乂民為句而訓若有功為順行禹湯所以成功某氏傳或以亦敢殄戮用乂為句民若有功為句而訓民若有功為順導民則可有功蔡沈集傳皆失之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厥民刑用勸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傳曰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于天下家大人曰經言刑用于天下不言用法于天下也余謂爾雅刑常也言王在德元則小民常用王德於天下也引之謹案多方曰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刑亦常也言湯慎其所施之政教傳訓麗為施然後勸勉其民而民遂常用勸勉也傳以乃勸為民勸以刑為刑罰皆失之刑為久常之常又為典常之常說見爾雅則刑職常也下

咸秩無文

維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曰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又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傳曰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引之謹案不在禮文則是祀典所無矣祀典所無而祀之何以異於淫祀乎傳義非也今案文當讀為絜絜亂也盤庚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釋文絜徐音文是絜與文

古同音故借文為紊咸秩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次而祀之無有殺亂也漢書翟方進傳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亦當讀無紊謂天地郊宗五時廟祧各有等差皆次序之無有紊亂也孟康注曰諸廢祀咸秩亡文統上天地郊宗五時廟祧言之非謂諸廢祀也孟說非風俗通義山澤篇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為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亦當作無有紊也謂所視者由公而侯而伯而子男大小之差不紊也

予惟率隸矜爾

多士予惟率隸矜爾傳曰惟我循殷故事憐愍女正義曰此故解經中隸字家大人曰率用也周頌思文篇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毛傳率用也隸緩也

莊二十二年春秋隸大眚杜注曰赦有罪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隸赦傳稱隸眚圍鄭曰皆放赦罪人澠滌眾故以新其心又注襄公九年傳隸眚圍鄭曰隸緩也正義曰緩縱罪人謂放赦之也予惟率隸矜爾者言我惟用隸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隸矜二字連讀下文天惟界矜爾界矜二字亦連讀不復迪簡在王庭也傳說失之

小人之依 鞠子哀

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引之謹案依隱也右音微與殷通故依隱同聲說文衣依也白虎通義衣者隱也謂知小人之隱也周語勤恤民隱韋注曰隱痛也小人之隱即上文稼穡之艱難下文所謂小人之勞也云隱者猶令人言苦衷也傳曰知小人之所依怙如此則經文當增所字矣且下文曰舊為小人爰知小人之依以

其為小人之隱衷故身為小人備嘗艱苦乃得知之若僅云稼  
穡為小人之所依怙則亦易知耳何待為小人而後知哉傳釋  
則知小人之依則以為依稼穡釋爰知小人之依則以為依仁  
政同一小人之依而前後異義蓋昧於古訓所以說之多歧也  
古聲哀如依故依亦作哀康誥曰見亦不念鞠子哀言不念稚  
子之隱也傳曰不念稚子之可哀蔡傳又曰不念父母鞠養之  
勞案經曰鞠子哀不曰鞠子可哀則傳說非也釋言曰鞠稚也  
顧命無遺鞠子羞與此鞠子同則蔡說亦非也

惟正之共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共

唐石經以下俱作供茲依後漢書鄧暉傳注所

引改傳曰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眾國所取法則當以正

道供待之故又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  
萬民為正之共傳曰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  
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引之謹案傳說於文義未安以猶與也  
見釋正當讀為政共奉也見甘誓傳今本甘誓共作恭後人言所改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  
耽樂是從則怠於政事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惟與庶邦奉行政  
事故曰以庶邦為政之共言惟政是奉也以萬民惟正之共亦  
謂與萬民奉行政事也楚語引此作惟政之恭恭者共之借字後漢書  
鄧暉傳注引尚書無逸曰以萬人唯政之共政字與東晉古文  
△字則唐人避諱也是其明證傳解正為正道為正身殆不識古人假借  
之例至宋蔡仲默以正共為常貢正數則誤益甚矣

違怨

民否則厥心違怨。正義曰：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家大人曰：違亦怨也。不當上下異訓。廣雅曰：怨，悼恨也。悼與違同。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注曰：違，恨也。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恨也。恨亦恨也。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猶厥口詛祝，詛與祝同義耳。

我道惟甯王德延

傳曰：故我以道惟安甯王之德，謀欲延久。釋文：我道，馬本作我。迪引之謹案：作迪者，原文也。作道者，東晉人所改也。尚書迪字多語詞。詳見釋詞上文曰：迪惟前人光立政。曰：迪惟有夏。此云我迪惟甯王德延。迪字皆語詞也。後人或訓為蹈，或訓為道，皆於文義不安。此句迪字既誤解為道，遂改迪作道，以從誤解之義。顛矣。幸有馬本，猶得考見原文耳。

巫咸又王家

引之謹案：巫咸，今文蓋作巫戊。白虎通曰：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家大甲帝武丁也。於民臣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已也。據此，則巫咸當作巫戊。巫戊祖已，皆以生日名也。白虎通用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咸，而不知今文之作戊，故改戊為咸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引白虎通已誤作咸，不然則咸非十日之名。何白虎通引以為生日名子之證乎。漢書古今人表：巫咸亦當作巫戊。漢書多用今文尚書也。今本作咸，亦後人所改。

則商實百姓王人 閱實其罪

引之謹案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是可為語詞實亦可為語詞

詩凡言實方實苞實埔實壑之類皆語詞也君奭天惟純佑命

則商實百姓王人堯典傳曰百姓百官也莊六年春秋王人子突救齊杜注曰王人之微官也罔不

秉德明恤實語詞商實百姓王人商百姓王人也解者或以則

商實百姓為句某氏傳或以則商實為句蔡沈集傳皆於文義未安又

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錢閱實其罪實亦語詞閱實其罪閱其

罪也閱當讀用說桎梏之說蒙卦釋文說吐活反徐又音稅古字閱與說通邨

谷風篇我躬不問襄二十五年左傳引作我躬不說說者解釋也上言赦下言說其義一

也百錢既納則釋其罪經義較然甚明解者乃云檢閱核實其

所犯之罪正義非也此以赦罪言之與上文其審克之異義

滅威

有殷嗣天滅威傳曰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亾加之以威

家大人曰天滅二字連讀則與威不相屬傳義非也廣雅曰威

德也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斐譔言天德輔誠也是古

者謂德為威有殷嗣天滅威者有殷之君繼天出治而乃滅德

不務所以喪亾也桓二年左傳曰滅德立違

咸劉厥猷

引之謹案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曰俄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

相近故君奭曰誕將天威咸劉厥猷咸劉皆滅也猶言遏劉虔

劉也周頌武篇曰勝殷遏劉或十三年左傳虔劉皆殺也逸周書世俘篇及漢

書律厓志引武成篇竝云咸劉商王紂與此同解者訓咸為皆

失其義也咸與滅古字通文十七年左傳曰克滅侯宣多昭二十六年傳曰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正義曰咸諸本或作滅史記趙世家曰帝令主君滅二卿皆謂滅絕也說見後克滅侯宣多下

其女克敬以子監于殷喪大否

傳曰勅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家大人曰經云以子不云以子言否訓為不不訓為不可不戒增字以解經非其本義也竊謂以猶與也見召南江有汜箋鄉射禮注鄉射注又曰今文以為言女尚其克敬且與子共監於殷之喪大否不善也宣十二年左傳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范望注大元積初一日否不善也監於殷喪大否者監於殷之喪大否皆由大不善也

罔不率俾 惟受責俾如流

海隅出曰罔不率俾鄭注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

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見魏志武帝紀注引之謹案經以率俾連文鄭

訓率為循俾為使而於循下加度字使上加可字殆失之迂矣

今案爾雅俾從也罔不率俾猶文侯之命言罔不率從也海隅

出曰罔不率俾猶魯頌言至於海邦莫不率從也此言海隅出

曰罔不率俾大戴禮少閒篇曰出入日月莫不率俾盧辯注俾使也亦誤

五帝德篇曰日月所照莫不從順義並同也俾之言比也此象

傳曰比下順從也比與俾古字通故大雅克順克比樂記作克

順克俾小雅俾滂沱矣論衡明雲篇作比滂沱矣又秦誓惟受

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正義釋俾如流曰使如水之流下家大人

曰但言受責則過之改與不改尚未可知不得言使如流也余

謂俾者從也。受責從如流者，受人責而即改其過，從之如流水也。成八年左傳：從善如流，即其證。傳曰：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使如水，流下則猶為近之，但未訓俾為從耳。

義民 鳴義

家大人曰：說文曰：俄，行頃也。頃與頃同，說文又曰：義從我，我頃頓也。我義，俄古竝同聲。小雅

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傾貌。廣雅曰：俄，衰也。古者俄

義同聲，故俄或通作義。立政曰：謀面用丕訓德。或讀丕為不，非也。辨見召誥面

稽天若下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義與俄同。衰也。言夏先王謀

勉用大順之德。面讀為勳，勳勉也。說見召誥。然後居賢人於官而任之，則三

宅皆無傾衰之民也。呂刑曰：鳴義姦宄，奪攘矯虔。義字亦是傾

衰之意。馬融注曰：鳴，輕也。鳴者，冒沒輕儻義者。傾衰，反側也。大

戴禮千乘篇說司寇治民煩亂之事曰：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

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媿，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

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謀，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貨，盜義

媿賊閒謀讒貨，皆是寇賊姦宄之事。義即鳴義姦宄之義也。管

子明法解篇曰：姦邪之人用國事，則姦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

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狡宄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

其蔽主者多矣。是大義即大姦也。傳於義字，皆訓為仁義之義

其不可通者有三：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則善人在位矣。何乃三

宅反無善民邪？其不可通者一也。三宅，即上文之宅，乃事，宅乃

牧，宅乃準。傳解為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以為無義之民，大罪宥

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以及下文三有宅三宅宅心

皆謂居惡人。此不特與上文宅乃事云云不合。且與下文則克宅之句相反矣。其不可通者二也。鴟義姦宄。解為為鴟梟之義。夫鴟梟惡鳥。何義之可言。其不可通者三也。鄭注訓義為良善。而曰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亦不得其解。而為之辭。經但言義。不言鈔掠也。

惟羞刑暴德之人

傳曰。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正義曰。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引之謹案。刑罰與暴德。文義不倫。傳說非也。今案爾雅。刑法也。法謂之刑法。之亦謂之刑。周頌烈文篇。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箋曰。卿大夫法其所為也。此刑暴德。亦謂效法暴德也。效法暴德之人。所當屏之遠方。弗與共國。今乃進用之。使同治其國。故

曰。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也。此云刑暴德。下文云習逸德。文正相對。

以竝受此丕丕基

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傳曰。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竝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引之謹案。古聲竝音相近。詳見井卦王明竝受其福下。竝之言音也。徧也。武王徧有天下。故曰。皆受此丕丕基。井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謂天下皆受其福也。小雅賓之初筵篇。既醉而出。竝受其福。謂眾賓與主人皆受其福也。詳見竝受其福下。傳乃謂君臣竝受大業。丕丕之基。豈人臣所有耶。

在我後之人

顧命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傳曰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家大人曰經文在字若不  
得其解則與上句義不相屬故傳於在字之上加傳王業三字  
以聯屬之然經言在我後之人不言傳王業在我後之人增義  
以解經非其本指也今案在謂相顧在也言先王命建侯樹屏  
以顧在後世子孫也吳語曰魯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  
顧在余一人即此在字之義襄二十六年左傳衛獻公使讓大  
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義亦同也下文曰今予一二伯父  
尚胥暨顧亦謂相顧在也

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傳曰安爾  
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引之謹案傳訓綏為安讀綏爾  
先公之臣絕句非也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當作一句讀綏  
讀為綏綏繼也繼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也綏與綏古通用亦  
通作綏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注綏當為綏士冠  
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綏當為綏讀如冠綏之綏爾雅曰綏繼也漢書律厓志曰綏賓  
綏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萬物也說苑指武篇損其  
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皆其證也

臚宮劓割頭庶劓

呂刑則劓劓黥棄典正義引夏侯等書作臚宮劓割頭庶劓引  
之謹案宮劓割當作宮割劓太平御覽刑法部宮割下引尚書  
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

勢也此即訓釋甫刑之詞今文尚書呂刑作甫刑蓋宮割皆是淫刑割字

即在宮字下故書緯隨宮字解之若在剗字之下則與宮字不

相連屬不得如此訓釋矣白虎通義說五刑曰割宮在其中刑

者也盧氏紹弓所得小字舊本如是俗本脫此八字割宮當為宮割亦本甫刑也其下

文曰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此下亦當有割者二字此釋宮割二字之義皆

用書緯文也後人以今本尚書有宮無割故刪割者丈夫淫割二字不知丈夫淫割去其勢乃釋割字非釋宮字也丈夫淫割

去其勢也先言宮而後言割亦依甫刑宮割之文而解之也列

女傳貞順篇曰士庶人外淫者宮割鄭注文王世子曰宮割臙

墨剗剗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又曰宮割淫刑也又注孝經曰

科條三千謂剗墨宮割臙大辟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皆本甫

刑也或曰安知經文不作剗宮割乎曰不然尚書大傳曰決關

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

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剗秋官司刑注引亦即依甫刑

臙宮割剗之文為先後之次是臙字當在宮割之上剗字當在

宮割之下大傳不言割者言宮可以統割故甫刑前言宮割後

則但言宮辟宮罰也

王氏尚書後案曰臙宮剗剗頭庶剗者臙即剗割頭即大辟庶

剗即墨庶煮也秋官庶氏以藥物熏攻毒蠱故以名官彼注庶

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為

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剗也引之謹案王氏

不知割字本在宮字下而誤以割頭二字連讀其說庶字之義

尤為穿鑿今考御覽刑罰部黥下引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笮

人頽也。黥者，馬羈笮人面也。今本御覽笮誤為笮，酉陽雜俎黥笮引此作笮，今據以改正。魯語中

刑用刀錐，其次用鑽。笮，韋注曰：笮，黥刑也。又引鄭注曰：涿鹿，皆先以刀笮傷人，墨

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今本刀墨之民，脫刀字之誤。為土，據西陽雜俎所引改。

正。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在額，謂之涿鹿。涿，古讀若獨。涿鹿，疊

韻字也。逸周書史記篇，魯阪泉氏徙居，至于獨鹿，獨鹿即涿鹿。周官壺涿氏，故書涿，為獨。左傳齊顏涿聚，晏子春秋外

篇作顏，獨，說苑正諫篇作顏。涿，鹿，即涿鹿。涿，古同聲。

涿，字古讀若獨。釋名頭獨也。於體尚而獨也。頭獨，涿，古同聲。庶則度之，譌甲。草書鹿字作庶，庶字作庶，二形似。

農殖嘉穀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傳曰：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家大

人曰：農勉也。言勉殖嘉穀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土

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言二后之恤功于民，非言其效

也。大戴禮五帝德篇曰：使禹斡土，主名山川，使后稷播種，務勤

嘉穀。文皆本于呂刑。務勤，嘉勉。殖之謂也。廣雅曰：農勉也。襄十

三年左傳曰：君子上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農九，猶

之轉。管子大匡篇曰：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此皆古人謂勉

為農之證。

惟訖于富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傳曰：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怨非

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引之謹案。訖，竟也。終也。富，讀

曰福。謙象傳：鬼神害盈而福謙。京房：福作富。郊特牲曰：富也者，

踐阼篇：勞則富。慮。辯注曰：射勞終福。威福相對為文。洪範亦曰：言非終于立威，惟

是壽。經義述聞 三庚申補刊

終于作福也。訖于福者，下文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其義傳以貨賂釋富字，乃不得其解而為之辭。

擇言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引之謹案。擇讀為斲，洪範彝倫攸斲，鄭注訓斲為敗。見史記宋微子世家集解說文：擇，敗也。引商書曰：彝倫攸斲，擇古音並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言必敬必戒，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表記引作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而女也。言女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口無敗言，身無敗行也。說尚書禮記孝經者，多以為無可擇，始以迂回失之。太元元規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僻。述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然則邪侈之言謂之擇言，故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蔡邕司空楊公碑曰：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擇言與失行並言，蓋訓擇為敗也。此又一證矣。

庶有格命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傳曰：庶幾有至命。正義曰：鄭元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引之謹案：格讀為嘏，格命，嘏命也。逸周書皇門篇：用能承天嘏命。爾雅曰：嘏，大也。君奭曰：其集大命于厥躬。與此同義。庶有嘏命者，言庶幾受祿于天，保右命之，尊大之，則曰嘏命耳。古字格與嘏通。士冠禮：孝友時格。鄭注曰：今文格為嘏。少牢饋食

禮以敬于主人。注曰：古文敬爲格是也。訓登訓至皆失之。

雖休勿休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引之謹案：休喜也。休與畏正相反。言事雖可畏，汝勿畏。事雖可喜，汝勿喜。惟當敬用五刑以成三德也。喜與休一聲之轉。周語爲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小雅菁菁者莪篇曰：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說見後我爲喜慶之喜。爾雅曰：休慶也。召誥曰：無疆惟休，亦無疆爲恤。是也。傳皆訓休爲美疏矣。

輸而孚

鞠劾文辭正義曰：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以告於王。引之謹案：成與輸相對爲文。輸之言淪也。謂變更也。爾雅：淪變也。廣雅：輸更也。獄辭或不實，又察其曲直而變更之。後世所謂平反也。獄辭定而人信之，其有變更而人亦信之，所謂民自以爲不冤也。故曰：獄成而孚。輸而孚，隱六年左傳：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公羊穀梁渝作輸。秦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謂變淪也。是輸與淪通。豫上六曰：成有渝，是淪與成相反。先言成而孚，後言淪而孚，取相反之義也。傳謂輸汝信於王，則與上句文義不倫，殆失之矣。

哲人惟刑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傳曰：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

聞於後世引之謹案如傳說則刑上當增用字文義乃明殆非也哲當讀為折折之言制也折人惟刑言制民人者惟刑也

制以刑墨子尚同篇引作折則刑 上文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傳曰伯夷下典禮

教民而斷以法墨子尚賢篇引作哲民惟刑折正字也哲借字

也上文哀敬折獄困學紀聞卷二引尚哲大傳作哀矜哲獄哲亦折之借字 哲人惟刑猶云折民惟

刑耳

五極

屬于五極傳曰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正義曰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家大人曰上文五辭為五刑之辭五罰為五刑之罰五過為五刑之過則此五極亦謂五刑之中也上文曰故乃明于刑之中又曰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皆其證傳以為五常之中

正則大而無當矣

未就予忌

秦誓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傳曰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

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引之謹案傳以則曰未就予五字

連讀而以忌字別為一句文義未安今按說文引此忌作基基

引周書曰來就其基 廣雅基意志也今本志字誤在意 廣韻基

志也見去聲 基與基同未就予基者未就我之志也謂穆公志

在襲鄭而蹇叔不肯曲從當時憎其未就已意故云則曰未就

予基今之謀人曲從其意是就予基者也當時誤親信之故云

姑將以為親云未就予基則疏遠之可知云姑將以為親則喜

其就予基可知作忌者字之假借耳

我尙有之 我皇多有之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傳曰。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家大人曰。有之謂親之也。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王風葛藟篇曰。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言他人不我親也。小雅四月篇曰。盡瘁以仕。甯莫我有。言我盡瘁事國。而王曾不我親也。下文曰。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亦自悔其親佞人也。上文曰。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是也。傳皆以為有無之有失之。

冒疾以惡之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家大人曰。惡字若讀為好惡之惡。則與冒疾意相複。惡當讀為誣。說文。誣。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作

誣。烏路切。云。相毀也。說文作誣。漢書衡山王傳注曰。惡。謂讒毀

之也。是誣惡古字通。以猶而也。古者以與而同。義說見釋詞。言嫉妬人之有

技而讒毀之。下文云。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義與此同也。傳

疏及大學疏。皆以惡為憎惡。失之。襄二十六年左傳。大子痤美

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惡之謂讒毀之也。下文云。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昭二十

七年傳。卻宛直而和。鄢將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皆謂讒毀之

也。呂氏春秋。韓子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為惡。

亦尙一人之慶

邦之杌陲。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引之謹案。高誘

注淮南覽冥篇曰。尙主也。尙與由相對。言主一人之慶也。傳以

尙為庶幾。文義未協。大學引秦誓曰。尙亦有利哉。尙亦當為亦

尙說見後尙亦有利哉下今秦誓作亦職職尙皆主也與亦尙一人之尙正同義

伏生尙書二十九篇說

或問於引之曰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讓大常博士書亦曰大誓後得然則大誓非伏生尙書所有伏生尙書當止二十八篇矣而史記儒林傳言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者孔穎達尙書正義為之說曰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大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也近代朱彝尊作經義考又謂伏生二十九篇宜以百篇之序當其一此二說者孰是與孰非與曰皆非也伏

生本書有大誓故謂之二十九篇何待益以民間所獻而篇數

始足哉二十九篇皆經文又何待并序計之哉曰伏生本書有

大誓此說亦有據乎曰有董仲舒對策在武帝即位之七年是

時民間猶未獻大誓也別錄曰武帝末獻而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對

策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

復哉顏籀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

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索隱曰見今文大誓又曰今文大誓流為鵬鵬擊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

元云鳥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周頌思文

正義引大誓曰天子發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又曰至於五

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為鵬鄭注曰鵬當為鴉鴉

鳥也書說曰鳥有孝名引之案馬鄭傳古文者而皆作鵬則作

鵬者孔壁古文大誓也其史記所載董仲舒傳所引書說所解

類相動篇引尚書傳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  
時之蓋說大誓之文而對策引書作復哉復哉復茂聲同而字  
異引書既與尚書傳不符則非今文尚書矣又史記周本紀白  
魚躍入王舟中索隱云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皆見周書及今文  
大誓文選注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  
取出疾以祭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說赤烏白魚事其文多同  
大誓然則仲舒對策引書安知非逸周書與尚書中候何必大  
誓也曰此說非也復茂二字古音同在幽部又皆昏音何不可  
通之有尚書傳作茂此作復者伏生尚書之別本也正如大傳  
述大誓乃鼓鼗謀而後漢書作鳧藻耳不得謂之不符若以仲  
舒所引為出尚書中候及逸周書則尤非事實緯侯之書作於  
成哀之後當仲舒時不得有尚書中候仲舒無由引其文先秦  
兩漢之書引逸周書之文或稱逸周書或稱周書無單稱書者  
仲舒所引稱書曰而不稱周書曰其為見行之尚書而非逸周  
書明甚曰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及徐幹中論法象篇引逸周  
書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潛夫論救邊篇引逸周書凡彼聖人  
必趨時皆但稱書稱書者何必非逸周書也曰潛夫論引凡彼  
聖人必趨時正作周書曰諸本皆有周字未嘗但稱書也中論  
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與左傳文同杜注左傳以為逸  
書蓋尚書逸篇之文也若逸周書常訓篇慎微以始而敬終乃  
不困與左傳中論所引字多不同則中論出於左傳左傳又別  
有所出而非取之逸周書故不云周書也劉向以逸周書為孔

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攷其書有大子晉篇晉為周靈王太子靈  
王二十二年晉嘗諫王是年魯襄公之二十四年也而大子晉  
篇有告晉外事則在晉既歿之後篇末又有孔子問之曰惜夫  
殺吾君也之語見於風俗通潛夫論則又在孔子後矣其書多  
涉陰謀故陳振孫以為戰國時人所為大叔儀引書事在襄公  
二十五年其時周書尚未出不得謂所引出周書也然則單稱  
書者非逸周書矣且仲舒對策引書者二一引書云茂哉茂哉  
顏注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一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  
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哉顏曰今文尚書大誓之辭二者  
皆當時尚書所有故皆稱書曰若所引白魚云云是逸周書正  
當表之曰周書以別於士文所引不當同稱書也試再以仲舒  
所作春秋繁露證之春秋繁露玉林篇引書曰厥辟不辟忝厥  
祖竹林篇引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  
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則皆本於坊記又引書云高宗諒  
闇三年不言正貫篇引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度  
制篇引書曰輿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暖煥孰多篇引書  
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殛落百姓如寇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八  
音三年則皆本於伏生所傳之尚書稱書曰者凡六未嘗引逸  
周書一語亦可證對策其證一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  
所引之書非逸周書矣其證一也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  
九卷大小夏侯二家顏注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案下文

曰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卷數與經相合。蓋經文二十九篇。篇各為卷。因而每卷為之章句也。猶魯齊韓三家詩經二十八卷。魯說及齊孫氏傳亦

之解故也。猶易經十二篇。京氏段嘉亦十二篇。二十九卷之經。有一卷是大誓。二十九卷之章句。七十九篇之解故。亦有一卷一篇釋大誓。較然

甚明不然。何以章句解故俱與經同為二十九耶。其證二也。西漢經師不為序作注。故毛詩詁訓傳不釋詩序。然則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解故二十九篇。其為釋經而不釋序可知。若謂

經二十九卷。有一卷是序。則章句二十九卷。亦有一卷釋序。解故二十九篇。亦有一篇釋序。邪。斯不然矣。平當受歐陽尚書於林尊。見漢書儒林傳。而漢書平當傳。當引書曰。正稽古建功

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亾窮。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歐陽尚書固有之誓矣。藝文志尚書歐陽經三十二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當為三十三卷。二十一卷亦當為

三十三卷。蓋伏生本經二十九篇。篇各為卷。而為二十九卷。歐陽氏分盤庚為三篇。大誓亦為三篇。篇各為卷。故三十三卷也。因而每卷為之章句。故章句亦三十三卷。寫者脫畫耳。或曰歐陽經并序計之為二十九卷。又加大誓三篇。為三十二卷。案書序盤庚大誓皆三篇。大誓分為三。而盤庚乃合為一。無是理也。蓋合則俱合。分則俱分。故夏侯經合為二十九卷。歐陽經分為三卷。班伯受小夏侯尚書於鄭寬中。見漢書儒林傳及敘傳。而敘傳班伯

引書曰。迺用婦人之言。顏注曰。今文大誓之辭。則小夏侯尚書亦有大誓矣。藝文志言劉向以申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召誥脫簡。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而不言闕。大誓一篇。則三家經文皆有大誓矣。三家經文同出於伏生。豈得謂伏生尚書無大誓乎。其證二也。或曰歐陽增大亦從而增入。又并三篇為一篇。案此乃誤信大誓後得之說。故以為後人所增。徧考史記兩漢書無言歐陽大小夏侯增大誓者。且伏生本經二十九卷。兩夏侯所同。歐陽經則分為三十三卷。故藝文志先言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後言歐陽經三

皇清經解 卷五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庚申補刊

又合為一篇一卷則夏侯篇卷定於歐陽之後志當先言經三十二卷歐陽氏後言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乃合分卷之先後何以先言夏侯二十九後言歐陽三十二乎斯不然矣

文志曰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孔氏所考者即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云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古文十六篇為今文所無其

二十九篇則古今文皆有之也案太平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五十八篇五十八篇者於十六篇中九

分九共為二十四篇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又於顧命分出康王之誥為三十四篇統計之則為五十八篇也

藝文志曰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者四十五卷後有序一卷故四十六卷顏注曰鄭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故五十七案尚書正義卷十一引鄭元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其實九共九篇同為一事合而言之亦可稱為一篇合則二十四篇減其八仍為十六篇矣盤庚三篇

大誓三篇顧命康王之誥二篇此八篇合而言之亦可稱為三篇

盤庚三篇合為一大誓二篇合為一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合為一合則三十四篇減其五仍為二十九篇矣統計十六篇與二十九篇為四十五篇篇各為卷則為四十五卷是古文二十九篇有大誓矣古文二十九篇與伏生今文同則伏生今文亦有大誓矣民間獻大誓在武帝末孔安邦早卒未嘗至武帝末當其得古文時民間猶未獻大誓也而所考今文二十九篇中已有大誓則其為伏生所傳明甚且古文逸書十六篇在今文二十九篇之外故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也若謂大誓為伏生今文所無則伏生今文但有二十八篇孔氏古文多於今文者自十六篇外又加大誓而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爲十七篇漢書何不言以考二十八篇得多十七篇乎此理之  
必不可通者也其證四也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  
十九篇又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是霸所分析者即  
伏生之二十九篇也而下文曰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  
序在二十九篇之外矣若如朱氏之說二十九篇之內有序則  
當其分析二十九篇序已在其中矣而  
下文又言采書序何  
邪甚矣其不可通也其二十九篇必以大誓當其一若謂伏生  
書無大誓則經文當止二十八篇何以言分析合二十九篇邪  
其證五也說苑臣術篇引大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  
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而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  
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

退元朔元年爲武帝卽位之十二年民閒猶未獻大誓也而有

司已稱引大誓之文則爲伏生尙書所有矣其證六也尙書大

傳者伏生弟子張生歐陽生之徒所爲據玉海所引鄭  
康成大傳序而太平

御覽引尙書大傳曰唯四月天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

上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允才子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

德之臣左右小子子受先公畢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

遺天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涖以燎羣公咸曰

休哉凡九十字史記周本紀載大誓之文曰乃告司馬司徒司  
空諸節齊栗信哉子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

受先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于舟

中武王俯取以祭索隱曰見今文大誓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

曰惟四月天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曰大  
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涖以燎之又引曰  
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乃愓前歌後舞凡十七字虞書正  
義曰劉

書青經義述聞 王尙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欲三統術論武王伐紂引今文大誓曰丙午逮師周官大司馬  
 鄭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鼗諫大雅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  
 諫前歌後舞說文宿字引周書曰師乃插皆出大誓不稱書曰  
 白虎通義禮樂篇引尚書曰前歌後舞皆出大誓者大傳凡  
 舉二十九篇經文或稱書曰或不稱蓋以其書見在人所知也  
 如太平御覽引大傳曰寅饑入日辯秩西成辯在朔易日短正  
 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文出堯典又引大  
 傳曰六月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文  
 出召誥文選注引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文出皋陶謨儀  
 禮經傳通解引大傳曰德將無醉文出酒誥通解續引大傳曰  
 歸假于禴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士三句出堯典下一  
 句出皋陶謨而皆不稱書曰是其例也若其舉逸篇之文則無  
 不稱書曰者蓋以其書亡失不稱則無由知其為尚書也如困學  
 紀聞曰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是也大  
 民無傲殷傳有布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是也大然則  
 傳述大誓之文而不稱書曰則其為伏生書見在之篇明矣然則  
 伏生書有大誓矣或曰玉海引鄭康成大傳序曰張生歐陽生  
 終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曰傳是大傳與章  
 句並出伏生之後也大傳稱大誓者或由歐陽高等增附其說  
 猶所謂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之例未可執是斷伏生已  
 得大誓也案歐陽高乃伏生六傳弟子非親受業於伏生也

傳序云歐陽生從伏生學則是歐陽和伯而非歐陽高矣漢書  
 儒林傳曰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又曰歐陽生字和伯干  
 乘人也事伏生是其證不得以為歐陽高也以已意彌縫其闕  
 者闕失也過也玉海引大傳序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為秦博士  
 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謬  
 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  
 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  
 曰傳此謂伏生書中有音聲之誤先後之差篆隸之失所謂闕  
 也張生歐陽生以已意彌縫之使無闕失故曰以已意彌縫其  
 闕非謂伏生無大誓而已增之伏生不言大誓而已言之也大  
 傳詳言大誓正是張生歐陽生所聞於伏生者耳太平御覽引  
 大傳寅饑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云云又  
 引辯在朔易日知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云云又引正月十日  
 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傳曰旋者還也云云通解  
 續引乃女其悉自學取傳曰當其效功也云云又引高宗梁闇  
 三年不言傳曰高宗居凶廬云云蓋所聞於伏生之說也其他  
 可以類推故藝文志尚書傳四十一篇於伏生之說也董仲舒在  
 而在夏侯解故歐陽章句之前明其為伏生所說也董仲舒在  
 景帝時已為博士而春秋繁露同類相勳篇已引尚書傳則傳  
 為伏生之說而非後人所為明矣故隋書經籍志曰伏生作尚  
 書傳四十一篇又案大傳為張生歐陽生論次其師伏生之說尚  
 至章句則出於夏侯勝建歐陽高而非張生歐陽生所為鄭氏  
 皇清經義 卷三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謂張生歐陽生其證七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大傳曰周書目別作章句誤也

大誓就召誥而盛於維誥大誓召誥維誥皆伏生書所有也如

謂伏生書無大誓則大傳何以有自大誓之文其證八也太平

御覽書古文訓困學紀聞並引大傳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

以觀仁六誓者甘誓湯誓大誓牧誓棗誓秦誓也五誥者大誥

康誥酒誥召誥維誥也皆伏生書所有也如謂伏生書無大誓

則大傳當稱五誓不得稱六誓矣其證九也或曰伏書無大誓以古有大誓故合

并計之而稱六誓也今知不然者五誥之外尚有仲虺之誥湯誥玉海又謂大傳篇目有檢誥凡此皆古時所有大傳何不合

并計之而稱八誥邪不稱八誥而稱五誥者據伏書所有者言之耳六誓亦然也且大傳又曰堯典可以觀美召誥諷可以觀

治禹貢可以觀事洪範可以觀度甫刑可以觀誠曾有一篇是伏書所無者邪又案大傳六誓云云書古文訓及困學紀聞皆

引作孔子曰今案大傳敘述篇名託稱孔子者如大平御覽引大傳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儀禮經傳通

解續引大傳孔子曰吾於維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皆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六誓五誥堯典咎繇謨禹貢

洪範甫刑之託稱孔子與此正同其皆為伏生所傳也明矣伏生之徒論述二十九篇往往託諸孔子故論衡正說篇引或說

曰孔子選二十九篇也董仲舒在景帝時已為博士而春秋繁露同類相

動篇引尚書傳曰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而集王屋之上

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

時之則尚書大傳之作又在景帝以前下距武帝末年甚遠民

間猶未獻大誓也而其書已舉大誓亦鳥之事而釋之矣則大

誓一篇為伏生所本存而非民間所獻甚明其證十也漢書終

軍白麟奇木對奏於武帝即位之十八年奏上改元為元狩司馬相如

封禪書奏於二十三年相如元狩五年卒後奏封禪書皆未至武帝末年民

閒猶未獻大誓也而白麟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

是書經義述聞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封禪書曰蓋周躍魚隕杭休  
之以燎皆與大傳所引大誓合則皆本於伏生所傳明矣其證  
十一也史記周本紀曰武王乃作大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  
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斷  
弃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子發維  
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又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  
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  
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云索隱曰見大誓又引馬融本鳥作鵬  
云鵬擊鳥也周頌思文正義引大誓曰天子發升舟中流白魚  
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俟以燎之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  
於王屋流之為鵬其色赤其聲魄與史記略同又引鄭注曰鵬

當作鴟鴞鳥也蓋馬鄭傳古文尚書作鵬者古文大誓作鳥者

則今文大誓也漢書董仲舒傳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及甄文類聚引尚書中候皆作鳥則皆用今文也

書儒林傳曰司馬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

文說而不及大誓則大誓用今文說矣周本紀引牧誓如豺如離亦出今文子長

論述古今至大初而訖見自作史時未至武帝末年民間猶未

獻大誓也而已詳引今文大誓非伏生所有而何其證十二也

合十二證觀之伏生書之有大誓灼然無可疑者若猶致疑於

伏生之二十九篇則請仍以史記儒林傳求之傳曰秦時焚書

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

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

邦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句或連下讀說見史記雜志逸書得十餘篇蓋

尚書滋多於是矣。案所謂二十九篇者。堯典第一。皋陶謨第二。禹貢第三。甘誓第四。湯誓第五。盤庚第六。高宗彤日第七。西伯戡黎第八。微子第九。大誓第十。牧誓第十一。洪範第十二。金縢第十三。大誥第十四。康誥第十五。酒誥第十六。梓材第十七。召誥第十八。雒誥第十九。多士第二十。無逸第二十一。君奭第二十二。多方第二十三。立政第二十四。顧命第二十五。棗誓第二十六。呂刑第二十七。文侯之命第二十八。秦誓第二十九也。所謂逸書十餘篇者。舜典第一。汨作第二。九共第三。大禹謨第四。棄稷第五。五子之歌第六。允征第七。湯誥第八。咸有一德第九。典寶第十。伊訓第十一。肆命第十二。原命第十三。武成第十四。旅獒第十五。四命第十六。漢書所謂得多十六篇也。若謂二十

九篇以序當其一。而無大誓。則大誓一篇既不在伏生所得之內。又不在逸書十六篇之內。子長當更言大誓後得。然後尚書篇數始全。何以無一語及大誓乎。豈非伏生二十九篇。大誓已在其中。無煩更言大誓乎。不然。則尚書諸篇。子長皆計其數。而獨遺大誓一篇。無是理也。此又文義之顯然可見者矣。曰伏書有大誓。則別錄何以謂武帝末民間獻大誓。與博士使讀說之。傳以教人乎。劉歆又何以言大誓後得乎。曰此向歆傳聞之譌也。伏生書本有大誓。民間縱有獻者。亦與之同。猶周官本有大樂人竇公。又獻大司樂章與周官同。伏生張生歐陽生讀而說之也。久矣。何待民間獻之。而始傳以教人乎。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又安得以為後得乎。且依後得之說。則前此諸儒皆應不見大誓。何

皇清系角 卷三百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以董仲舒對策已引大誓。而歐陽生張生之徒。論述伏生之書。又屢言大誓乎。竊以為向歆之言。失事實矣。曰。向歆前漢之通儒也。其言尚不足信乎。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當在景帝時。見閻氏尚書古文疏證而歆以為武帝末。移讓大常博士書孔安邦早卒。未嘗至天漢時。亦見疏證而歆以為天漢之後。安邦獻古文尚書。皆非事實。學者亦將從而信之乎。大抵考古當論時代。向歆在宣元成哀之世。去伏生傳經時已遠。故傳聞或謬。若歐陽生張生親受業於伏生者。其可信遠過於向歆。學者據大傳以正向歆之失可也。自向歆誤言後。得而馬融王肅諸儒。竝承其誤。咸謂大誓可疑。其後偽孔乃臆撰大誓以易之。而伏生之大誓。竟由此亾矣。考據之不審。其流弊乃至於是。哀哉。曰。大誓後得之說。古今皆信從之。子何獨棄而不用乎。曰。馬王諸儒。誠信從之矣。而班孟堅則未見信從也。何也。民間獻大誓。及大誓後得之說。孟堅知之久矣。假令其說可信。則為今文尚書篇數增減之關鍵。作史者必當詳敘其事。而後免於闕略。乃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邦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十餘篇。又曰。東萊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首尾。凡百二篇。而於大誓之後。得獨無一語及之。藝文志本於劉歆七略。宜載歆大誓後得之說矣。而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凡百篇而為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亾失。求得二十九篇。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邦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者出孔子壁中。孔安邦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亦無大誓後得之語。縱使孟堅闕略亦不至如此之甚。豈非以伏生本有大誓無待後人補益。是以置而不言乎。蓋史記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已明著經文之篇數。劉向二十九篇之數同於史記。見尚書正義則伏生本經已有大誓矣。而又以為大誓獻自民間。其說自相抵牾。論衡正說篇伏生年老鼃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九餘篇伏生歿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此謂二十九篇傳自伏生也。而又曰當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則又謂二十九篇中有一篇後得與前說自相抵牾。其誤與向歆同。以史記儒林傳考之。則前說至班固作儒林傳藝文志。則以史記二十九篇是而後說非也。之文為宗。而不錄大誓後得之說。然後伏生經文之篇數不為異說所殺。其識過向歆遠矣。後之學者乃於孟堅所不信之說奉為不刊之典。而於孟堅所信者忽而不察。又從而疑之不亦

慎乎。曰伏生本書既為二十九篇。則何以又有今文二十八篇

之說乎。曰二十八篇之說見於偽孔叢子。連叢篇孔臧與弟書曰臧問尚書二十八

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及漢書劉歆傳臣瓚注。瓚曰當時學者謂尚

知本有百篇也類籀漢書敘例曰有臣益晉人始有是說。魏晉

間偽古文尚書已出。以偽作之大誓為增多伏生之篇。而擯伏

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二十八篇也。若夫史記漢書則

皆言二十九篇。無言二十八篇者。皆并大誓計之。無除大誓計

之者。史記儒林傳言二十九篇者一漢書藝文志言經二十九

卷者一。言二十九篇者二。儒林傳言二十九篇者二。皆伏

生本書有大誓者也。論衡正說篇引說尚書者曰秦燔詩書遺

在者二十九篇。又曰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

其遺脫不燒者也。又曰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是漢時言今文尚書者皆以為二十九篇。而瓚注劉歆傳乃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

篇非也。且所謂其一曰斗者，非指大誓所謂四七二十八篇者，亦非除大誓計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十九篇之數耳。孔叢子陽襲其說，而陰違其意，輒除大誓，不此之信，而信後計之，而稱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則妄矣。

人之妄談可乎。曰：伏生今文有序乎？曰：有。漢書儒林傳曰：臧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首尾，霸所

分析者，伏生二十九篇，則所采之序亦伏書所有矣。白虎通義所誅伐篇引尚書序曰：武王伐紂，太平御覽三百四引有序字今脫白虎通義所

引尚書皆今文，則序亦今文序也。關氏疏證曰：伏生時猶未得序，非也。曰：今文有序，則史記儒林傳曷為不并序數之乎？曰：傳所論者，尚書百篇

之存，序非經文，無由及之也。假如伏生經文實得二十八篇，則子長但云伏生求得二十八篇可矣，何為以序益之乎？法言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謂編次為百篇。司馬光注：序不聞

并序計之，而云序以百一也。桓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五十

八篇，不聞并序，而云五十九篇也。藝文志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不聞并序，而云三十篇也。諸言尚書篇數者，皆不計

序，而獨史記儒林傳之二十九篇以序當其一，有是理乎？且傳之屬辭，上下相承，云求其書亡數十篇，謂經文也，則獨得二十

九篇，亦謂經文矣。奈何以序當其一乎？論衡正說篇曰：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燬，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

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鼃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

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以上論衡曰：七十一篇遺脫，猶此云亡數十篇也。曰：二十九篇獨見，猶此云獨得二十九篇也。合之則百

篇矣。豈有言百篇之存。而雜以百篇以外之序者乎。曰。今文有序。則著錄家當以一篇一卷處之。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若皆以經文計卷。則將置序於何所乎。況又有歐陽經三十二卷。豈皆計經而不計序乎。曰。詩書之有序。或別為一卷。或分冠篇首。志云。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序。則唐書藝文志。曰。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而漢志以為二十八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為七卷。太雅三十一篇為三卷。三頌為三卷。合為二十八卷。而以序分冠篇首者也。後漢書周磐傳注引韓章曰。魈魚。魈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陽震傳注引韓詩曰。蠖。蠖刺。奔女也。蠖。蠖在東。莫之敢指。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皆以序與經連引。蓋韓詩序冠篇首也。藝文類聚引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

也。夫移之。孽孽不焯焯。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亦韓詩也。序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志又曰。毛詩二十九卷。此蓋以序別為一卷。次於二十八卷之後者也。毛詩卷弟一正義曰。

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與經別也。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案當以周頌三十一篇併為一卷。而以序別為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周頌每篇一章。較國風小大雅魯商頌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為一卷也。小

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必其辭。箋曰。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詁訓傳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詩本相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

經。則以諸篇之序。合編為一卷。明矣。相譚新論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藝文志。則曰四十六卷。此以序別為一卷。次於四

十五卷之後者也。說見上。志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此

經文二十九篇。篇各為卷。而以序分冠卷首者也。志又曰。歐陽

經三十二卷。二當為三。謂於二十九篇中。三分盤庚及大誓。而

為三十三篇。篇各為卷。而以序分冠卷首者也。太平御覽引尚

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係先周公相宅案成王在豐以下三句召誥序也六日乙未以下四句則召誥經文也而大傳連舉其文不復分析此今文書序分冠篇首之明證既以分冠篇首則不自為篇卷此所以有序而不數也今文有序不在篇卷之外而謂伏生二十九篇序當其一可乎要而論之信大誓後得之說則必謂伏生本無大誓信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之說則漢初已得大誓而後得為傳聞之譌夫綴學之士所聞異辭而古人與稽必從其朔與其信後出之別錄不如信在先之史記矣知此者其唯班固乎孔氏穎達朱氏彝尊不知辨大誓後得之譌而反疑伏生之二十九篇無大誓尚書序正義曰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

書得二十九篇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也又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虞書正義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三十四篇即二十九篇也月令正義曰龍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者謂之今文尚書是孔氏亦知伏生所傳即是二十九篇而非二十八篇矣乃其釋書序大誓則又惑於大誓後得及孔叢二十八篇之說而云大誓非伏生所傳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大誓蓋於舊說之是非未能決定耳或以為民間所得入於伏生所傳內或欲以序當其一篇所謂大道以多岐亾羊者也不揣樵昧竊為按討遺文而剖別之如此後有通人糾而正之

附某孝廉書

鄙意謂書今古文之異即在大誓一篇前與恭甫書已言之頗自喜其說昨已呈政矣尋釋尊著謂今文廿九篇有大誓而無序而以向歆父子大誓後得之說為傳聞之誤謹案藝文志云

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又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  
意錄而奏之則子政雖不傳尚書學而其篇目必素所究審

文志以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為大文歐陽經三十二卷為旁  
注此七略之舊明著二十九卷為伏生傳授之元本三十二卷

為歐陽以古文大誓三篇錄入也引之案今文大誓流為鳥書

賜馬融以為摯鳥則大誓有今古文之殊假如歐陽以古文大  
誓錄入伏生書內則其字亦當作鵬何以又有作鳥之本則今

文自有大誓非從古文錄入可知夫古文今文師傳絕異各有  
篇章不相移易若謂歐陽錄古文大誓以補伏書之闕則古文

逸書更有十六篇為伏書所無歐陽何不悉錄以補之乎且  
文志曰孔安邦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十六篇謂十六篇

為今文所無二十九篇則古今文皆有之也若大誓亦伏書所  
無則伏書但有二十八篇孔書多於伏書者又加一篇而為十

七篇志何不云以考二十八篇得十七篇乎志又曰孔安邦  
獻古文尚書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此謂古文四十五篇皆未

列學官也若歐陽取古文大誓入于已立學官之伏生書內則  
古文大誓列于學官矣其未列學官者但有四十四篇班氏何

以不加分析而總謂之未列學官乎反復求之殆不可通孝廉  
與陳恭甫編脩書謂歐陽生之子以兒寬所受於孔安邦之古

文大誓錄入尚書案孔安邦為武帝博士時古文尚書未立於  
學官其所為博士乃今文尚書博士也兒寬受業於孔安邦亦

但受今文之說未嘗受古文也史記儒林傳伏生求其書得二  
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伏生教濟

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詣博士  
受業受業孔安邦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邦雒陽賈嘉頗能言

尚書事此皆謂今文之學也下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邦以  
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乃謂古文之學耳然則

孔安邦所以授兒寬者仍是今文之說而非古文故漢書儒林  
傳敘古文尚書之學但云孔安邦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邦

問而不及兒寬則寬非傳古文者明甚歐陽  
生之子何由而得古文大誓於兒寬之手乎 藝文志又言劉向

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則三家篇第孰多孰少孰存  
孰佚皆以目驗不得有傳聞之說況別錄云民間獻大誓即指

壞壁得書案別錄所謂民間獻大誓者唯獻大誓一篇魯共王  
壞宅得書共五十八篇而大誓在其內二者多寡相  
縣不得合為一事且壞宅得書者魯共王非民間也劉歆傳曰  
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下乃云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於壞壁之中則歆所謂後得之大誓非由孔壁出矣若因別錄民閒得大誓於壁內之語遂以壁為孔壁則伏生書出於屋壁亦將以為云博士讀說之即指歐陽博士與篇第時事靡不符孔壁乎

合若論衡宣帝時得大誓正是傳聞之誤耳唯漢書儒林傳言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

別數書序則廿九篇有大誓此班固在東漢時大誓已非全文故總為一篇以合於廿六篇也案傳云賊霸分析合二十九篇則霸以前已為二十九篇矣分

析二十九篇承上文伏生求得二十九篇言之尚書正義亦云豈得謂班固總為一篇以合於二十八篇乎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釋文序錄云大誓一篇與伏生所誦

合三十篇皆以大誓為一篇不與向歆所校本同矣玉海引鄭康成尚書大傳序云生沒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

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則大傳之作在伏生之後即如歐陽以大誓入今文經所謂彌縫其闕是已案闕謂聲

音之譏先後之差篆隸之失非謂有闕篇也玉海所引大傳序顯然可考不得牽合六誓觀義之文又何必非後人所纂乎史記孔子世家言贊易序書藝文志又言書

之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嬴秦凡百篇而為之序孔子作書序言之者鑿鑿非毛詩序可比毛詩序乃毛氏一家

之序齊魯韓則別有序序與傳一人之作故不為序作傳而書序則必不然如書序云遂踐奄作成王政音義引大傳云踐藉

也詩幽風正義亦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此傳釋序踐奄之文也案尚書大傳討論大義時有引序而釋之者然非逐句為之作注如章句解故也亦非有一篇一卷

專釋序者也序又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尚書大傳亦有周公葬畢之文此釋亳姑序也

大傳既釋序則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

解故二十九篇正并序數之案臧霸分析二十九篇并大誓計

之者也霸成帝時人在大小夏侯

尚書既立學官之後而云分析二十九篇則所分者即夏侯經

之二十九卷矣若夏侯無大誓則但有二十八篇何以云分析

二十九篇乎班伯傳小夏侯尚書而漢書敘傳載伯引大誓曰

迺用婦人之言若夏侯經無大誓班伯安得而引之乎藝文志

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交酒誥召誥皆脫簡而

不言闕大誓則夏侯有大誓矣經有此篇豈得不為作法此章

句之所以二十九卷解故之所以二十九篇也若再有一篇一

卷釋序則篇卷當有三十何以止於二十九乎篇卷但二十九

則但釋經之二十九唯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似不數序要是

篇而不及序明矣

脫畫一當作二況藝文志卷數與大誓後得之言同出於劉向

信此而疑彼未見其然也案別錄尚書二十九卷同於史記則

有大誓矣而又以為民間獻大誓與

前說自相抵牾且非事實故班固作儒林傳藝文志不錄大誓

後得之說為其不足信也不然則并序為二十九篇尚少大誓

一篇豈得置論衡正說篇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

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案此以四七宿當

廿八篇以序當斗言序之隳括廿八篇猶斗之臨制四鄉若大

誓不足當斗矣案論衡引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駁之

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

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案此以四七宿當

廿八篇以序當斗言序之隳括廿八篇猶斗之臨制四鄉若大

誓不足當斗矣案論衡引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駁之

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

立法則法斗四七宿者經文二十九篇而序不與矣何得以序

當斗乎或說其一曰斗非指大誓言之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

大誓計之特合斗與宿以當二十九篇之數耳不得以大誓不

足當斗為疑論衡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

法也案此今文家說也曰選二十九篇則為經文甚明若謂其

一選是序則史記漢書皆以序為孔子所作豈得自作之而

自選案王仲任在東漢世久見大誓在尚書中故并數為廿九

之乎案二十九篇獨有法出於或說非仲任數之為二十九也或說

二十九篇數大誓而不數序與史記儒林傳合此二十九篇不

計序之與前斗四七宿又別為一說自不同也案二十九篇獨

明證四七宿而言不

得分以為二

昨聞尊信以今文如般庚顧命康王之誥不分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庚申補刊

庚申補刊

篇何歐陽錄大誓獨分篇為難。案般庚等不分篇。此今文之家法。大誓分篇。自是古文之家法。錄大誓者。所以補今文之闕。仍

分篇者。不設亂今文之真。此傳經之大要也。案書之有序。今古文所同。以古文書

序而論。大誓三篇。同為大誓。可分者。未嘗不可。故藝文志言。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三十六篇。則以般庚三篇。大誓

三篇。九共九篇。各合為一篇。即合大誓三篇為一。亦不背古文家法。以今文書序而論。般庚亦是三篇。可合者。未嘗不可。分故

漢石經殘字。般庚中篇之未建。乃家下。下篇之首。般字上空。一字。此今文般庚分上中下之明證。即分般庚為三篇。亦不肯今

文家法。若於般庚則合為七。於大誓則分為三。前後自相刺謬。則無是理也。況大誓為伏生本經所有。歐陽但傳伏生之學。又

何古文家竊謂孔子序書。以存百篇之號。錄廿八篇。可以明刪法之有平。竊謂孔子序書。以存百篇之號。錄廿八篇。可以明刪

書之旨。故大傳引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

可以觀戒。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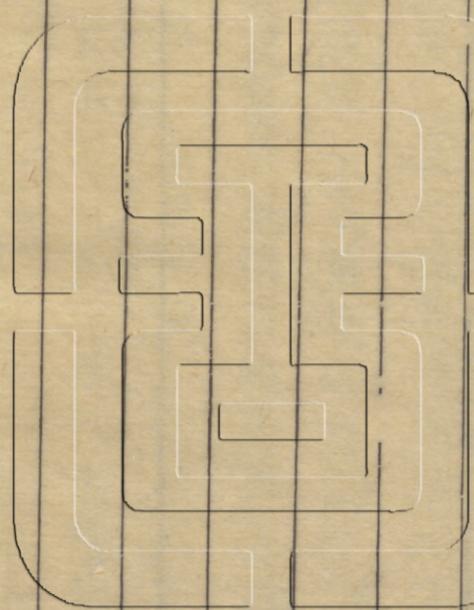
典可以觀美。皆就廿八篇之文。餘要不及。自注曰。六誓疑當作五誓。歐陽家改為六

案徧考諸書。無謂歐陽家改大傳者。不得謂歐陽家改五為六。大傳明稱六誓。則合大誓為二十九篇矣。不得云二十八篇。

大傳記孔子之言。即七十子所傳之大義。知治尚書者。可無待

於外矣。反覆來說。欲附和而有不設附和者。豈私心蔽固。不能

及此乎。意君子之論。或有所詭乎。臨紙疑懣。俟教不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三終

南海陳韶 靈川秦培 番禺金錫 新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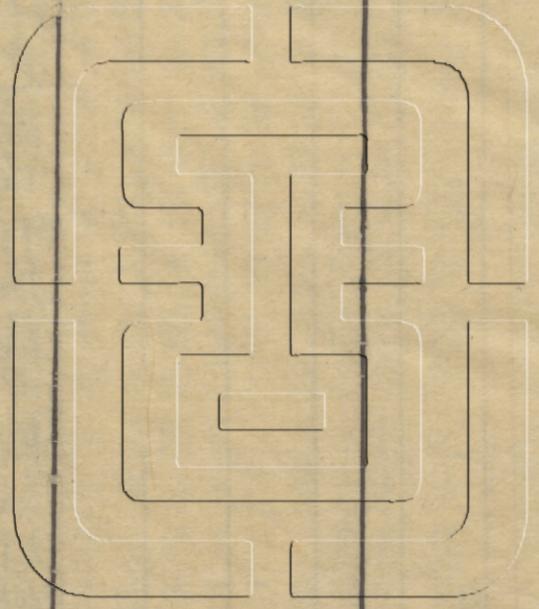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一百八十三

王尚書經義述聞

番禺金錫 新校

皇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四

學海堂

經義述聞 毛詩上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維葉莫莫 莫莫葛藟

家大人曰。廣雅曰。莫莫茂也。周南葛覃篇。維葉莫莫。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皆是茂盛之貌。毛傳因是刈是濩。而云莫莫成就之貌。因施于條枚。而云莫莫施貌。繇詞生訓。皆非也。莫莫葛藟。猶言維葉莫莫。維葉莫莫。猶言維葉萋萋耳。毛傳萋萋茂盛貌。

我馬元黃 何草不黃 何草不元

卷耳篇。我馬虺隤。我馬元黃。毛傳曰。虺隤病也。元馬病則黃。小雅。何草不黃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箋謂黃為歲晚草黃。元為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元。引之謹案。虺隤疊韻字。元黃雙

聲字皆謂病貌也。傳言元馬病則黃，失之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亦病也。猶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也。以草病與人之勞瘁亦中谷有藟，曠其乾矣之意。箋言歲始草元，歲晚草黃，亦失之。爾雅曰：虺，積元黃病也。凡物病皆得稱之。孫炎屬之馬，郭璞屬之人，皆非也。孫炎曰：虺，積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元黃，馬更黃色者，便謂之馬病。郭璞駁之曰：虺，積元黃，皆人病之通名，而說病失其義也。詩言何草不黃，何草不元，以是明之。

薄言有之

芣苢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芣苢，薄言有之。采芣苢，薄言掇之。采芣苢，薄言將之。采芣苢，薄言祜之。采芣苢，薄言禴之。毛傳曰：采，取也。有，藏之也。掇，拾也。將，取也。祜，執衽也。扱，衽曰禴。家大人曰：詩之用詞，不嫌於複，有亦取也。廣雅曰：有，取也。首章泛言取之，次則言其取之之事，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歸耳。若首章既言藏之，而次章復言掇之將之，則非其次矣。大雅瞻卬篇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是有為取也。

翹翹錯薪

家大人曰：漢廣篇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翹翹與錯薪連文，則翹翹為衆多之貌。言於衆薪之中，刈取其高者耳。傳箋以翹翹為高，則與下句相複。廣雅曰：翹翹，衆也。義蓋本於三家。

伐其條枚

伐其條肄

施于條枚

汝墳篇伐其條枚。毛傳曰：枝曰條，幹曰枚。正義曰：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幹相對為名耳。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

則條亦木名故傳曰條桓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亦非木名也引之謹案三復文義仍當訓為有條有梅之條謂伐其條樹之枚伐其條樹之肄耳遵彼汝墳伐其條枚猶言陟彼高岡析其柞薪第七字木名也再以全詩之例考之詩凡言伐木者或直稱為木為薪為柞如云伐木丁丁伐木椅矣析薪柞矣析薪如之何會伐平林木也薪也林也皆大名也或專指其木之名如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坎坎伐檀兮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薪是穫薪析其柞薪樵彼桑薪芄芄楫樸薪之槩之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松柏九九是斷是遷皆是也若不舉大名又不專舉其木之名而遽云伐其枝幹則文不

成義傳說疏矣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箋曰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此說亦非也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猶言蔦與女蘿施于松上第七字木名也詩凡言葛生蒙楚葛生蒙棘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樛木甘瓠纍之皆實指其所依之樹不得如箋所云也

振振公姓 振振公族

麟之趾篇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毛傳曰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集傳曰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引之謹案公姓公族皆謂子孫也古者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字通作生商頌殷武曰以保我後生箋曰以此全守我子孫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曲禮曰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

二十人。廣子姓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曰：謂父有

喪服子為之不純吉也。大傳曰：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謂姓

子也。庶姓別於上。即下文之別。子為祖。日知錄曰：此喪大記曰

姓為子姓之姓。與周禮司儀之云：士擯庶姓者不同。喪大記曰

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注曰：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

也。昭四年左傳曰：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杜注曰：問其姓。問有

子否。三十二年傳曰：王后之姓。於今為庶。楚語曰：帥其子姓。從

其時享。韋注曰：姓同姓也。非是。下文曰：吳語曰：一介嫡女。執箕

帚以暎。姓於王宮。謂備百姓。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

韋注曰：國子姓。年在眾。墨子非儒篇曰：子姓皆從得厭飲食。列

子說符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

者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羣書治要引尸子發蒙篇曰：

家人子姓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姓不和

臣妾不力。則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今本治要姓。譌作姪。

古無謂兄弟之子為姪者。辯見顏氏家訓。呂氏春秋疑似篇曰：梁北有黎邱部。有奇

鬼焉。善効人之子。姓昆弟之狀。姓今本譌作姪。文選韓子八經

篇曰：亂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兄弟。大臣。顯賢。史記外

戚世家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魏其武安侯傳曰：跪起如

子姓。姓今本亦譌作姪。漢書作子姓。顏師古曰：姓。生也。漢書儒

林傳曰：丁姓。字子孫。廣雅曰：姓。子也。是姓為子孫之通稱也。公

族猶公姓也。莊十二年左傳曰：戴武宣穆莊之族。杜注曰：宋五

公之子孫。二十三年傳曰：晉桓莊之族。偏注曰：桓叔莊伯之子

孫成十五年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昭八年傳曰。陳顓頊之族也。注曰。陳祖舜。舜出顓頊。晉語曰。天胙將在武族。韋注曰。族嗣也。襄十年左傳。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是族亦子孫之通稱也。公子公族。皆指後嗣而言。猶螽斯之言宜爾子孫也。序曰。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舉公子以統下二章。蓋得其旨矣。

維鳩方之

召南鵲巢篇。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毛傳曰。方有之也。戴氏東原詩考正讀方為房。云。房之猶居之也。引之謹案。鳥巢不得言房。方當讀為放。分國切天官食醫。凡君子之食恆放焉。論語里仁篇。放於利而行。鄭孔注並曰。放依也。墨子法儀篇。放依以從事。放亦依也。放依之放通作方。猶放命之放通作方也。堯典。方命也。族。今文尚書。方作放。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字或作旁。蒲浪切莊子齊物論篇。旁日月。挾宇

宙。釋文引司馬彪注曰。旁依也。維鵲有巢。維鳩方之者。維鵲有巢。維鳩依之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被之僮僮 被之祁祁

召南采芣篇。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毛傳曰。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家大人曰。詩言被之僮僮。被之祁祁。則僮僮祁祁。皆是形容首飾之盛。下乃言其奉祭祀不失職耳。僮與童通。廣雅曰。童童。盛也。釋名曰。僮童也。其貌童童然也。皆謂盛貌也。小雅大田曰。有渰萋萋。興雲祁祁。大雅韓奕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是祁祁亦盛貌也。

素絲五絨

羔羊篇素絲五絨素絲五絨素絲五總毛傳曰絨數也絨縫也

總數也引之謹案絨訓為縫本於爾雅蓋取界域之義孫炎爾雅注曰

絨縫之界域今釋三章文義是不當如爾雅所訓絨絨總皆數也五

絲為絨四絨為總四絨為總五絨二十五絲五絨一百絲五總

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絨次言五絨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鄒

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絨絨今本為緝

引此正倍絨為紀倍紀為總倍總為緇幽風九罭釋文曰緇字

又作總然則絨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

曰緇八十縷也史記孝景紀令徒隸衣七縷布正義與孟康注

同晏子春秋雜篇曰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緇云布之八

十縷為緇正與倍紀為緇之數相合絨之數今失其傳案釋文

曰絨本又作佗春秋時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為絨即西

京雜記之緝矣

三五在東

小星篇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曰三心五嘒正義曰知三為

心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

昴則三亦非參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引之謹

案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注引論語比考讖曰吾聞帝堯率舜

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飛為流星上入昴又引注曰

入昴宿則復為星朱書符瑞志不知昴本五星而以五老為金

為上入昴也且堯時水火木土五星之精其說非是五緯之精無亦無五緯聚昴之事據此則漢以前相傳昴宿五星故有降精

爲五老之說其參之三星則唐風綢繆傳史記天官書已明著之蓋參之爲言猶三也且昴畢觜觶參相距不遠故得俱見東方若心嚙相距甚遠心在東則嚙在西不得言三五在東矣三五舉其數也參昴著其名也其實一而已矣古人名星多少之數或與今異如俄三星而考工記曰熊旗六旂以象伐則合參之三星爲六矣營室二星而考工記曰龜旒四旂以象營室今本施誤作蛇辯見考工記則合東壁七星爲四矣此古多於今也參七星而詩以爲三星昴七星而詩以爲五星元命包以爲六星弧九星而天官書以爲四星此古少於今也

如有隱憂

擲風柏舟篇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毛傳曰隱痛也正義曰如人

有痛疾之憂引之謹案如讀爲而惟有隱憂是以不寐非謂若有隱憂也易林屯之乾曰耿耿寤寐心懷大憂得詩人之旨矣隱卽憂心慙慙之慙字或作殷淮南說山篇注引詩作如有殷憂文選陸機歎逝賦注阮籍詠懷詩注謝瞻荅靈運詩注劉琨勸進表注稽康養生論注引韓詩並作如有殷憂說文曰慙痛也廣雅曰殷痛也此傳曰隱痛也小雅正月篇憂心慙慙彼傳曰慙慙然痛也楚辭九歎志隱隱而鬱怫兮王注曰隱隱憂也引詩憂心隱隱皆其證又案易林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以大代殷蓋三家詩有訓殷爲大者喪大記主人具殷奠之禮鄭注殷也埤大之殷也亦通作隱楚辭九歎帶隱虹之透地王注隱大也楚辭哀時命夜炯炯而不寐令懷隱憂而歷茲王注亦以隱憂爲大憂隱一本作殷炯炯猶

耿耿耳楚辭遠遊夜耿耿而不寐兮耿一作炯

曷維其亡 德音不忘 壽考不忘 不可弭忘

綠衣篇心之憂矣曷維其凶箋曰凶之言忘也小雅沔水篇心

之憂矣不可弭忘正義曰不可止而忘之鄭風有女同車篇德

音不忘箋曰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秦風終南篇小雅蓼蕭篇

竝曰壽考不忘蓼蕭正義曰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引之謹案

凶猶已也作忘者假借字耳管子乘馬篇今日不為明日忘貨莊子刻意篇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史記孟嘗君傳所期物忘其中忘竝與凶同漢書武五子傳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在而違其身顏師古注忘凶也

淮南脩務篇南榮疇恥聖道之獨凶於已賈子勸學篇凶作忘曷維其凶猶言曷維其已也不

可弭忘猶言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也德音不忘猶言德音不已

也壽考不忘猶言萬壽無疆也周語曰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

謂也亦謂令聞不已也漢書賈山傳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凶其字正作凶解者皆失

之

終風且暴

家大人曰終風篇終風且暴毛詩曰終日風為終風韓詩曰終

風西風也此皆緣詞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

也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穉迴風為飄以上六句通釋詩詞而不

及終風又曰日出而風為暴風而雨土為霾陰而風為曠以燕上三句專釋此詩之文而亦不及終風然則終為語詞明矣

燕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北門曰終宴且貧莫知我艱小雅伐

木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商頌那曰甫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

有正月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終字皆當訓為既王風葛藟篇終遠兄弟言

既遠兄弟也鄭風揚之水篇終鮮兄弟言既鮮兄弟也鄭風定之方中篇終然允臧言既而允臧也列女傳楚昭越姬曰昔吾

皇書經解 卷五頁四 王尚書經義述聞

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言既而能改也既終語之轉既已之既轉爲終猶既盡之既轉爲終耳解者皆失之

滾則厲 在彼淇厲

爾雅曰濟有滾涉滾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絲膝以下爲揭絲膝以上爲涉絲帶以上爲厲邶風匏有苦葉篇毛傳與爾雅同戴氏毛鄭詩考正曰既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砥履石渡水也引詩滾則砥字又作灑省用厲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並

和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邵氏二雲爾雅正義曰戴伸說文以匡爾雅其說辯矣然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滾則厲之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何則漢世司馬相如劉向並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擢舟航以橫瀾兮又云橫汨羅以下瀾是相如劉向俱宗雅訓不以厲爲履石渡水也列子說符篇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爲以衣涉水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卽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撰五經異義主於各推所長合其要歸故說文引經文間存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其解涉字云徒行厲

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為以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水尚當度其淺深。矧居室可踰越於禮義乎。因喻見意不必因履石渡水之解。而傅合於橋梁也。引之謹案。厲之言陵厲也。陵水而渡。故謂之厲。厲字即承止句涉字言之。故說文以涉為徒行厲水。義與爾雅同也。列子曰。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宋玉大言賦亦曰。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是厲為涉水之各。厲者橫渡之名。大人賦。橫厲飛泉是也。因而橫行亦謂之厲。漢書陳湯傳。卒與師奔進。橫厲烏孫是也。因而上行亦謂之厲。楚辭遠遊。徐弭節而高厲。大人賦。紛鴻溶而上厲。非謂橋梁也。自當從爾雅以衣涉水之訓。為是。且淡則厲淺則揭。相對為文。若以厲為橋。而曰淡則橋。斯與淺則揭之揭。文不相當矣。說文以砥為履石渡水。仍取渡涉之義。非以砥為石橋也。衛風有狐篇。在彼淇厲。毛傳曰。厲。淡可厲之旁。案厲謂

水厓也。廣雅曰。賺厓也。又曰。賺厓厲方也。又曰。邊厓。方。賺方也。方亦旁也。賺厓厲皆在旁之名。故皆訓為方。厓在水之旁。故厲可訓為厓。又可訓

為方。秦風蒹葭篇。在水一方。又曰。在水之濱。在水之浚。毛傳。澗水隈也。浚厓也。即經所云水一方也。故蘇武詩曰。各在天一

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涯亦方也。二章言淇厲。三章言淇側。其義一也。水旁謂

之側。亦謂之厲。水厓謂之厲。亦謂之側。故魏風伐檀篇。寘之河

之側。兮。毛彼傳曰。側猶厓也。史記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居北

霸水。如淳曰。居高臨下。垂邊曰厓。蘇林曰。厓。邊側也。索隱曰。厓。側

氏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案厓與淇側。河側同義。北臨

厓。謂北臨。霸。淇厲與淇側同義。猶河干與河側同義。是淇厲為

淇水之厓。非承上洪梁言之。毛以厲為淡則厲之厲。非也。毛謂

厲之旁。則非而以戴以厲為梁屬。亦非也。若水經注所引沙州

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自是橋梁之名。既非淡則厲

是青經。卷二十一。王尚書經義述聞。

之厲。又非淇厲之厲。且河厲之名。出於後代。不足以證經也。

濟盈不濡軌

家大人曰。匏有苦葉。篇濟盈不濡軌。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  
轉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微也。從車九聲。龜美反。  
軌。車軌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轉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  
李成裕曰。案毛傳云。由軌以上為軌。陸所謂依傳意。宜音犯也。  
又引說文。以為軌是車軌。軌是車軌前。又云。車轉頭。所謂軌也。  
相亂。故具論之。其說未明。不知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為車轍者。  
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為車轉頭者。則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  
也。軌。范竝言。則顯然兩物矣。少儀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  
軌與軌於事同。今本事譌作車。據孔疏改正。謂轉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軹前

也。正義云。軌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  
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軹是一事。故云軌與軹於事同。謂轉  
頭也。又云。轂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則考  
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  
轉頭謂之軌。又謂之軌。轉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轉頭。  
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章瀾鷺盈  
鳴軌牡。用韻甚密。若軌字作軌。則出韻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  
當用鄭轉頭之說。為確。集傳讀軌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為轍。轍  
非車上之物。則不可以言濡矣。成裕此說。足正唐以後傳注相  
沿之誤。又案毛傳曰。由軌以上為軌。軌本作軌。古軌軸同聲。說

軸從車由聲。由與舟聲相近。故鄭風清人篇。清人在軸。與陶抽  
好為韻。而釋名亦云。軸。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今直隸人呼車

軸之軸。故軸誤爲軌。軌上當有濡字。寫者脫去耳。上章傳曰由  
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凡言由者皆水之所濡高下之度。  
此言由軸以上亦謂水之所至也。軌者軸之兩端。水由軸以上  
則其滾滅軌。故經曰濡軌。而傳釋之曰由軸以上爲濡軌。與上  
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文義正同。知非由軌以上者。軌  
承衡者最高。承軫者最下。但由由軌以上則其爲上曲而承衡  
之處。與下曲而承軫之處。皆未可知。不可以定水濡之高下。故  
不得言由軌以上也。知非由軸以上爲軌者。由軸以上乃水濡  
之度。上言水由軸以上則下必言爲濡軌。始與上文相應。若無  
濡字則義不可通。且上傳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涉與  
厲皆濟水之名也。此云爲濡軌。濡軌亦濟水之名。若去濡字而

但云爲軌則軌之一字不可以爲濟水之名。與由膝以上爲涉  
由帶以上爲厲之義參差不一矣。故不得言由軸以上爲軌也。  
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蓋徐邈阮侃王肅江惇干寶  
李軌諸人所見本。並作由軸以上爲濡軌。軌爲軸之轄頭。故有  
車轄頭之訓。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軸字始誤作軌。軌上又脫  
濡字。於是讀者不復知傳文所言爲水所濡之度。而誤以爲釋  
軌之名物。又以軌非軌上之物。而疑爲軾前之軌。唐石經因之  
遂改軌爲軾。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余曩時說此傳以軌  
上不得有軌。會謂由軌以上之上當爲下。段氏若膺聞而趨之  
既而例以上傳由膝以上。由帶以上之文。則此傳所言亦爲水  
濡之度。水之濡物皆由下而上。則上非誤字。尋文究理。當是軸

誤為輶。軌上又脫濡字耳。今更正其義如此。惜若磨已沒。不及就正也。引之謹案。水由軸以上則濡軸矣。經不云濡軸者。軸在軫下。為軫所蔽。不若軛頭為人所易見。故以易見者言之。而云濡軌。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滅者沒也。水由軸以上。則軛頭沒入水中。故曰滅軌。此與文選懷舊賦。轍含冬水淺之時。乘車濟洛。轍中含冰。其迹漫滅也。若水深則豈但滅轍而已。晏子其深滅軌。乃狀其潢池之深。則當謂水過軛頭。乃見其深。若謂水裁滅轍。則是淺池。不言滅軸而言滅軌。亦以而非深池矣。段氏合以為一非也。易見者言之也。猶少儀祭左右軌而不祭軸。但祭其易見者耳。又案由膝以上。謂水裁過膝。猶未至於帶也。由帶以上。謂水裁過帶。猶未至於胷也。故毛傳釋滾則厲曰。由帶以上。而韓詩曰。至心曰厲。見釋文。則去帶不遠。可知以此推之。由軸以上。亦謂水裁過軸。猶未至於軫也。至軫則不可以濟矣。水去軸未遠。則但謂之濡軌。而其度已明。若由軸而軫而較。皆在水中。則不得但謂之濡軌矣。

段氏經韻樓集曰。軌之本義。謂輿之下兩輪之間也。輿之下兩輪之間。成扁方形。是曰軌。軸之上為軛。軛之上為輿。引之案。軛由軛以下之度。卑於由輿以下之度。不得以軛下為輿下也。由軛而軸而下至地。考工記曰。軛崇三尺有三寸也。則由軛至地。過於三尺三寸。水深過軸而至軛。則必入輿。輿者人所居也。故傳以軛為高下之節。引之案。者上曲而承衡。在後者下曲而承軛。其高下之度無定。不可以為節。曰由軛以下為軌。作以上不傳。何不言由輿以下為軌。而云由軛以下乎。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間曰軌。自其廣陋言之。所謂徹廣六尺也。引之案。徹謂車迹與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一 王尚書經義述聞 三

輿下輪內之空處無涉。毛公曰由軌以下曰軌自其高下言之。引之案徹

迹之左右相距言之無以高下言之者。所謂軌崇三尺有三寸也。

引之案軌謂軸之兩端非謂由軌以下也。毛不言兩輪之間者。毛意主高下不主廣

陋也。引之案與橫而覆於上輪縱而夾於旁備言之乃見扁方

方矣何以軌亦由徹徹者通也中空而通也軌徹以空方立名

非有物也故必假輪與軌以為言引之案段氏此說其誤有三

傳文三言由三言以上皆謂水之所至今以由膝以上由帶以

上為水濡之度而由軌以上則但釋車軌之名而不及水之高

下同一文義而上下異訓其誤一傳文由軸以上為濡軌今本

誤作由軌以上為軌軌字誤而上字則不誤未嘗云由軌以下

也今改上為下而創為輿下輪內為軌之說遍考書傳皆無此

訓其誤二經言濡軌實有其物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不可以

言濡矣傳曰濡漬也謂鞞頭入水為水所漚也輿下輪內之空

處何物之可漚乎其誤三且高誘所謂兩輪間者指徹廣言之

非謂輿下空處也高氏之說凡三見一為齊策車不得方軌注

一為呂氏春秋勿躬篇車不結軌注一為淮南覽冥篇車軌不

接於遠方之外注夫所謂方軌者方並也軌徹迹也鄭注考工

記匠人曰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徹廣是也班固東都賦

方軌並跡方猶並也軌猶跡也所謂結軌者即結徹也管子小

匡篇作車不結徹徹者跡也高注曰結交也車輪之跡來往縱

橫彼此交錯故曰結交也。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史記司馬相如

傳結軌還轅東鄉將報索隱引張揖曰結屈也軌車迹也蓋車

本西行還車東鄉則其迹亦屈曲而向東也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但可言還而

不可屈莊子眩篋篇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車

軌與足跡並言則軌之為跡可知所謂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

者謂卻走馬以糞則兵車轍迹不交於遠方也車迹可並列亦

可邪交邪交則相接矣若輿下輪內之空處雖值兩車相隨之時而為軌與衡所隔則不相接值兩車

並列之時而為轂與軹所隔亦不相接是其所注軌字皆謂徹廣考工記車人職

曰徹廣六尺謂兩輪所踈相距之度也故高注曰兩輪閒曰軌

正以在地之徹廣言之非謂輿下空方之處也不然則輿下空

方之處彼此不能相交高注呂氏春秋結軌何以曰結交也車

兩輪閒曰軌乎必徹迹而後相交其非謂輿下空方之處明矣

且高意若謂輿下空方之處則其注必曰輿下至地曰軌或曰

輿下輪內曰軌而其義始明豈得但曰兩輪之閒乎輪崇六尺

六寸輿下至地不滿四尺又豈得以兩輪之閒為輿下至地之

度乎要而論之毛傳本謂水由軸以上為濡軌非謂車由軸以

下為軌則輿下之說無根高注本謂兩輪閒之徹廣非謂兩輪

閒之空方則輪閒之訓亦舛至徹之為車跡古今所同乃亦以

空方之處言之謂為中空而通則考之經典驗之傳注無一合

者矣此段氏千慮之一失學者勿為苟同可也

伊子來暨

谷風篇不念昔者伊子來暨毛傳曰暨息也箋曰君子忘舊不

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引之謹案如傳箋說則伊子

來三字與暨字義不相屬今案伊惟也來猶是也皆語詞也暨

讀為愾。愾，怒也。此承上有澆有潰言之。毛傳：澆，武言。君子不

念昔日之情，而惟我是怒也。文四年左傳：諸侯敵王所愾。杜注

曰：愾，恨怒也。小雅：彤弓箋：諸侯敵王所愾。釋文：愾，苦愛反。很也。

說文作餽。火既反。云：怒戰也。火既反，正與暨字同音。凡字之從

氣從既者，往往通用。說文：氣，饋客。每米也。或作漿，或作餼。既，小

氣。聘禮記曰：如其饗餼之數。鄭注：古文餼為既。中庸既稟稱事

鄭注：既讀為餼。曹風：下泉篇：愾我寤歎。楚辭：九歎注：引作愾。

伊子來暨，與反子來赫同意。赫亦怒也。凡詩中來字，如此篇之

伊子來暨，及四牡之將母來，論采芑之荆蠻來威，桑柔之反子

來赫，江漢之淮夷來求，淮夷來鋪，王國來極，皆是語詞。解者皆

訓為往來之來，遂致詰籍為病。說見釋詞。

汎汎其景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釋文：景，如字，或音影。正義曰：觀之汎汎

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引之謹案。景讀如憬。魯頌泮水篇：憬

彼淮夷。毛傳曰：憬，遠行貌。下章言汎汎其逝，正與此同意也。上

昏禮：姆加景。今文景作憬，是憬景古字通。

作于楚宮

作于楚室

鄘風：定之方中，篇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引

之謹案：于當讀曰為，謂作為此宮室也。古聲于與為通。聘禮記

賄在聘，于賄。鄭注：于讀曰為，是也。張載注魏都賦：李善注謝朓

和伏武昌詩：王融曲水詩序。引詩：竝作作為楚宮，作為楚室。是

張李所見本。于字皆作為正義。亦曰：作為楚邱之宮，作為楚邱

之室。

匪直也人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如匪行邁謀 匪

伊坐之 匪伊卷之

小雅小閔篇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曰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襄八年左傳子駟引詩云杜預注曰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眾無適從也顧氏甯人杜解補正曰案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杜解為長古人或以匪彼通用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惠氏定字毛詩古義曰案此必三家詩有作彼者故杜據彼為說兩無正云如彼行邁其意略同又漢書引桑扈詩亦作匪荀子勸學篇引采菽詩匪交匪舒今詩上匪字作彼或古匪彼通用

如顧說也家大人曰案廣雅曰匪彼也其訓蓋本於三家小閔

三章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四章曰如彼築室于道謀

是用不潰于成語意正相同則匪即彼也是以廣雅及杜注皆

訓匪為彼詩中匪字多有作彼字用者鄘風定之方中篇匪直

也人毛傳曰匪徒庸君訓匪直為秉心塞淵言彼正直之人秉

心塞淵也檜風匪風篇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言彼風之動發發

然彼車之驅偈偈然也毛傳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

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傳吉引詩說

非古之車也揭揭者皆失之小雅都人士篇匪伊坐之帶則有

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旒言彼帶之坐則有餘彼髮之卷則有旒

猶上文言彼都人士坐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也箋曰言

坐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說者皆訓匪為非而其

義遂不可通矣

眾穉且狂

載馳篇眾穉且狂毛傳曰是乃眾幼穉且狂引之謹案隱四年  
 穀梁傳曰衛人者眾辭也上文許人已是眾辭不須更言眾矣  
 眾當讀為終終猶既也許見前終風且暴條下終溫且惠既溫且惠也終  
 風且暴既風且暴也終寡且貧既寡且貧也終和且平既和且  
 平也終善且有既善且有也終穉且狂既穉且狂也此詩之例  
 也古字多借眾為終史記五帝紀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眾  
 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眾韓策臣使人刺  
 之終莫能就史記刺客傳終作眾今本眾下有終字後皆是也  
 穉者驕也管子重令篇工以雕文刻鏤相穉尹知章注曰穉驕

也

集韻穉陳尼切白驕矜貌

莊子列御寇篇以其十乘驕穉莊子是其證此

承上文而言女子善懷亦各有道是我之欲歸未必非也而許  
 人偏見輒以相尤則既驕且妄矣蓋自以為是驕也以是為非  
 妄也傳不知眾之為終又以穉為幼穉許之大夫豈必人人皆  
 幼邪

士貳其行

其儀不忒

衛風氓篇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箋曰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  
 關之行有二意正義曰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為差貳而士何  
 謂二三其行於已也引之謹案貳與二通既言士貳其行又言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文義重沓非其原本也貳當為貳之譌貳  
 音他得切即忒之借字也洪範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貳  
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即易之四

時不爾雅爽差也爽忒也鄭注豫卦象傳曰忒差也是爽與忒

同訓為差女也不爽士忒其行言女也不差士則差其行耳爾

雅說此詩曰晏晏且且悔爽忒也郭注曰傷見絕棄恨士失也

然則悔爽忒者正謂恨士之爽忒其行據爾雅所釋詩之作忒

明矣箋解女字為汝忒字為二皆失之其釋不爽曰無差忒則

無差忒之譌也差忒即差忒也呂氏春秋以差忒之解解士忒其

行則得之矣又曹風鳴鳩篇其儀不忒毛傳曰忒疑箋曰執義

不疑正義釋忒疑曰釋言文言當執義如一無疑忒之心引之

謹案古無訓忒為疑者爾雅釋言亦無忒疑也之文惟釋詁曰

貳疑也蓋毛鄭本忒作貳故訓以為疑周語平民無貳貳誤作

正與此同貳者貳之譌貳即忒之借字緇衣引此詩曰淑人君子其

儀不忒釋文不忒他得反本或作貳是緇衣之不忒亦有作不

貳者貳亦貳之譌也說文參貳也孝經及經解大學荀子富國

篇呂氏春秋先已篇引此詩竝作忒高誘曰忒參也蓋忒本字

也貳借字也貳譌字也其儀不貳與棘國為韻貳棘國古韻皆

古不相通學者當據他書之引作忒以訂毛鄭本之貳為貳則古字

之假借以明後人不察而徑改為忒意則是而文則非矣玉篇

曰忒疑也則所見毛詩已改貳為忒故於忒下誤收疑也之訓

此詩釋文但曰不忒他得反而不列作貳之古字竝不列作貳

之譌字亦以闕略失之惟孔穎達正義曰無疑貳之心則所見

本尚作貳而貳為貳之譌貳為忒之借皆可推測而知也經傳

貳字多譌作貳互見禮記宿離不貸周語成事不貳下

能不我知 能不我甲

芄蘭篇一章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毛傳曰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曰此幼穉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二章雖則佩鞮能不我甲傳曰甲狎也箋曰此君雖佩鞮與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狎習引之謹案詩凡言甯不我顧既不我嘉子不我思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也此不我知不我甲亦當謂不知我不狎我非謂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也能乃語詞之轉亦非才能之能也能當讀為而言童子雖則佩觿而實不與我相知雖則佩鞮而實不與我相狎

鄭風狡童篇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彼彼童兮不與我食兮與此同蓋刺其驕而無禮疏遠大臣也雖則之文正與而字相應

雖則佩觿而不我知雖則佩鞮而不我甲猶民勞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也

陳風宛丘篇洵有情兮而無望兮亦於句首用而字古字多借能為而六三易履眇能視跛能履虞翻本能作而荀子解蔽篇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弃之矣趙策建信君入言於玉厚任葦以事能重責之能竝與而同管子侈靡篇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牧墨子天志篇少而示之黑謂黑多示之黑謂白少能嘗之甘謂甘多嘗之甘謂苦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能亦而也

曷其濕矣

王風中谷有蕓一章中谷有蕓曷其乾矣毛傳曰蕓離也曷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二章曷其修矣傳曰脩且乾也三章曷其濕矣傳曰離遇水則濕箋曰離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引之謹案曷或作煖說文曰曷乾也引說卦傳燥萬物

者莫曠乎火。又曰：燠乾矣，則曠為狀乾之辭，非狀濕之辭。可云曠其乾，不可云曠其濕也。而云曠其濕矣者，此濕與水濕之濕異義。濕亦且乾也。廣雅有曠字，云曠也。眾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欲燥曰曠。玉篇：曠，邱立切。欲乾也。古字假借，但以濕為之耳。草謂之脩，亦謂之濕。猶肉乾謂之脩，亦謂之曠。釋名曰：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玉篇：曠，邱及切。胸脯也。二章之脩，三章之濕，與一章之乾同意。故其狀之也。皆曰曠。曠者，乾之貌也。歲旱則草枯，離之乾，乃傷於旱，非傷於水也。詩言中谷，不必皆有水之地。葛覃之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固非蔓延於水中也。毛云：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乃不得其解而為之辭。說文：曠，水濡而乾也。引詩曰：曠其乾矣。誤與傳同。段氏說文菸字注，謂曠即莠字之假借。莠菸也。蓋曲徇毛傳之說，徧考書傳無以曠為莠者。且經云曠其乾，不云曠其菸也。段說非是。

亦莫我聞 則不我聞

家大人曰：葛藟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猶問也。謂相恤問也。古字聞與問通。詳見旅卦終莫之聞也。上文曰：亦莫我顧，亦莫我有。有，謂也。此曰亦莫我聞，顧也有也。聞也，皆親愛之意也。旅象傳曰：喪牛之凶，終莫之聞也。謂莫之恤問也。解者多失之。大雅雲漢篇：羣公先正，則不我聞。聞亦謂恤問也。上文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下文曰：昊天上帝，則不我虞。虞亦助也。詳見則不我虞下。意皆相近。解者亦失之。

威林

鄭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威林之地，是為鄭桓公。

引之謹案咸當作或或者械之借字也古音或如械故械通作或或與咸字形相借因誤作咸耳史記鄭世家索隱引世本云桓公居械林

兩服上襄

鄭風大叔于田篇兩服上襄兩驂鴈行箋曰襄駕也上駕者言為眾馬之最良也家大人曰鄭以上襄為眾馬之最良則上襄二字意不相屬子謂上者前也上襄猶言前駕謂並駕於車前即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鴈行謂在旁而差後如鴈行然即下章之兩驂如手也上襄與鴈行意正相對若以上襄為馬之最良則與鴈行迥不相涉矣古者上與前同義易言上古謂前古也孟子言上世謂前世也禮記言扱上衽謂前衽也問喪篇呂氏春秋安死篇曰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高注上猶前也微子曰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上下即前後也

邦之司直

羔裘篇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毛傳曰司主也正義曰一邦之人主以為直家大人曰直謂正人之過也襄七年左傳曰正曲為直杜注曰正人曲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直己而不直人謂正己之過不正人之過也孟子滕文公篇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謂正墨者夷之之過也趙注云直言爾雅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謂切正朋友之過也小雅伐木箋引此而釋韓子人主篇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謂正夫差之過也主正人過則謂之

司直淮南主術篇湯有司直之人高注曰直不曲也失之呂氏春秋自知  
篇作湯有司過之士漢書百官公卿表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  
不法是也襄二十七年傳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  
孚子孚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誅而又求賞無厭  
之甚也削而投之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是  
邦之司直主正人過之明證正義失之

遵大路兮次章

遵大路次章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諤兮不逮好也家  
大人曰此章路字當作道與下文手諤好爲韻道猶路也變文  
協韻耳若洪範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也  
若蒙上章遵大路之文則與下三句韻不相協凡詩之例次章

第二句第四句變首章之韻而第一句不變韻則第三句亦不  
變韻若兔置次章之肅肅兔置仍與赳赳武夫爲韻小星次章  
之嘒彼小星仍與肅肅宵征爲韻是也若次章全變首章之韻  
則第一句先變韻而下三句從之若終風次章之終風且霾與  
來來思爲韻相鼠次章之相鼠有齒與止止俟爲韻其變韻皆  
自第一句始也此章下三句既變韻則第一句亦當變韻否則  
自亂其例矣

宜言飲酒

女曰雞鳴篇宜言飲酒箋曰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正義曰  
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有別也家大人曰此  
承上宜之而言宜亦當訓爲肴猶弋言加之承上弋鳧與鴈而

言也不當上下異訓毛於上宜之訓宜為看則此句宜字亦為看可知爾雅宜看也李巡注曰宜飲酒之看正義引是宜言飲酒之宜訓為看矣蓋毛詩說本如是當從李巡

知子之來之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引之謹案來讀為勞來之來爾雅曰勞來勤也言知子之恩勤之我則雜佩以贈之也小雅大東篇東人之子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曰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故采薇序云杖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是古者謂相恩勤為來此言來之下言順之好之義相因也箋讀來為往來之來疏矣

子之還兮

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毛傳曰還便捷之貌韓詩作媿云好貌家大人曰韓詩說是也二章子之茂兮毛傳曰茂美也三章子之昌兮毛傳曰昌盛也箋曰佼好貌昌茂皆好則媿亦好也作還者假借字耳說文媿好也義本韓詩廣雅同好貌謂之媿猶美玉謂之璿矣

漢書地理志曰臨淄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顏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言往適營邱錢氏荅問曰營為地名則茂與昌亦地名釋邱云除出其後昌邱即此詩之昌與家大人曰齊詩說以營為營邱非也凡詩中旄邱頓邱宛邱之類皆連邱字言之無單稱上一字者營本作媿媿昌茂皆好也作還作營者借字耳錢曰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說文引作自營

為公背山為公是營即環也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謂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

若以子之營為子適營邱則下文子之茂兮子之昌兮皆不可

通矣錢以茂與昌為地名又以昌為爾雅之昌邱皆非也地名

昌邱不得但謂之昌且鄭風又言子之丰兮子之昌兮矣豈得

亦以丰昌為地名乎

揖我謂我儂兮

揖我謂我儂兮毛傳曰儂利也韓詩作媵云好貌家大人曰韓

詩說是也二章言好三章言臧臧與好同義則媵亦同也廣雅媵好

也義本韓詩陳風澤陂篇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毛傳曰卷好貌釋文

卷本又作媵是其證也作儂者聲近而借耳說文鬢髮好也詩

曰其人美且鬢鬢與媵義亦相近

其魚魴鰈

敝笱篇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毛傳曰鰈大魚箋曰鰈魚子也魴

也鰈也魚之易制者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

其大盈車是鰈為大魚也傳以鰈為大魚則以大為喻箋以鰈

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為喻且魴非極大之魚

與鰈不類故易傳以為小魚易制引之謹案孔叢子偽書不足

為據傳鰈大魚當作魴鰈大魚下章傳曰魴鰈大魚此亦當云魴鰈大魚寫者脫去魴字耳或

曰傳當作鰈魚無大字案經云其魚魴鰈則鰈之為魚已明何須又言魴魚乎或說非魴也鰈也魚之形

體差大者故曰大魚非必盈車之魚而後謂之大也下文其魚

魴鰈傳曰魴鰈大魚或曰當作魴鰈非是幽風九罭篇九罭之魚魴魴傳

曰魴魴大魚也皆謂形體差大之魚曷嘗有其大盈車者乎鰈

之形狀傳注無明文以聲近之字求之蓋卽鮫也爾雅鱧鮫郭注曰今鱧魚侶鱧而大陳藏器本草拾遺曰鮫魚侶鱧生江湖閒今揚州人謂之鱧子魚聲如混或如衰鱧與雲爲韻當讀古魂反鮫郭璞音胡本皮見爾雅二字聲相近今音見匣二母古多相通故鱧鮫不分蓋鮫或作鱧後人失其讀因分以爲二耳說文鱧魚也鮫字魚也已誤分又作鯤潘岳西征賦弛青鯤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徽蓋鮫有青白二色青者謂之青鯤鯤與鱧古正同音是晉世方言猶謂鮫爲鱧也鮫爲魚名故與魴鱣並列若以爲鯤鮪之鯤則鯤爲魚卵見內則鄭注鄭注尙未成魚不得云其魚魴鯤矣且魚卵無入笥中之理何爲因敝笥而詠之乎鄭說失之

抑若揚兮

倚嗟篇抑若揚兮毛傳曰抑美色正義曰揚是頽之別名抑爲揚之貌故知抑爲美色引之謹案抑與懿古字通小雅十月之交篇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釋文抑徐音噫大雅瞻卬篇懿厥哲婦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正義曰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是抑卽懿也楚語作懿以自儆章注懿詩爾雅懿美也故傳以抑爲美色大雅抑之篇也懿讀之日抑重言之則曰抑抑大雅假樂篇威儀抑抑傳曰抑抑美也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毛傳曰選齊貫古亂中也箋曰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古患習也正義曰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爲倫等中之上選也家大人曰毛說是也史記平準書曰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選是選與齊同義字亦作揆賈子等齊



賦說苑善說赤埴之埴又作馮真厥土赤埴埴脂膏臍敗之釋文埴鄭作馘  
篇作羊舌馘考工記弓人法馘脂膏臍敗之臍

子有廷內 洒埽庭內

唐風山有樞篇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引之謹案一章之衣裳車馬二章之廷內鍾鼓皆二字平列字各爲義廷與庭通庭謂中庭內謂堂與室也序曰有朝廷不能洒埽朝謂路寢廷謂路寢之庭也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注曰正內路寢夏小正傳曰燕操泥而就家人人內此皆兼堂室而言之者也有專謂室爲內者明堂位正義引尙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韓子內儲說篇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史記封禪書曰有

芝生殿房內中淮南衡山傳曰閉太子使與妃同內褚少孫續外戚世家曰女匱內中牀下列女傳節義傳曰兄子與其己子在內中漢書武帝紀曰甘泉宮內中產芝顏師古注內中鼯謂後庭之室也錯傳曰家有一堂二內論衡別通篇曰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柶匱所贏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吉驗篇曰允武帝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一內中此皆專指室而言之者也廷內謂庭與堂室非謂庭之內也內則曰灑埽室堂及庭弟子職曰凡拊之道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是灑埽之事九重堂室豈有言庭而不及堂室者乎大雅抑篇洒埽庭內義與此同正義曰洒埽室庭之內非也毛鄭皆未解廷內二字故具論之

繫衣朱襮 從子于鵠

家大人曰易林否之師曰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絜表朱遊戲  
皋沃其文皆出唐風揚之水篇衣絜表朱即繫衣朱襮襮之為  
言表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臣請為襮高誘注曰襮表也廣雅新  
序節士篇作臣請為表班固幽通賦單洎裏而外焜張脩襮而  
內逼曹大家注與高誘同易林訓襮為表與毛詩異殆本於三  
家與其遊戲皋沃即從子于沃從子于鵠也鵠與皋古同聲若  
定四年春秋之皋馳公羊作浩油爾雅皋皋瑁瑁樊兗本皋皋  
作浩浩矣浩鵠俱以告為聲鵠之作皋蓋亦本三家也

子兮子兮

綢繆篇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毛傳曰子兮者嗟茲也正義曰

茲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引之謹案訓茲為此非傳意也  
嗟茲即嗟嘔說文嘔嗟也廣韻嘔嗟憂聲也秦策曰嗟嘔乎司  
空馬管子小稱篇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  
嗟茲乎我窮必矣楊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土皆歎  
辭也或作嗟子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儀禮經傳  
通解續引尚書大傳曰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  
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嗟嘔同  
經言子兮猶曰嗟子乎嗟嘔乎也故傳以子兮為嗟嘔箋謂子  
兮子兮斥娶者始失其義其注尚書大傳又曰子成王也案嗟  
子乎乃諸侯之辭諸侯之於天子豈得稱之為子哉斯不然矣

王事靡盬

是書經解 卷三 頁二 王尚書經義述聞 庚申補刊

鴉羽曰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小雅四牡曰王事靡盬我心傷

悲杜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采薇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

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杜曰王事靡盬繼嗣我日又曰王事

靡盬憂我父母杜鴉羽傳曰盬不攻致也箋曰我迫王事無

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四牡傳曰盬不堅

固也采薇北山箋同案毛鄭皆讀盬為良盬之盬故曰不攻致

不堅固也良盬之盬或作格又作苦荀子議兵篇械用兵

革窳格場倥注曰格不堅固也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

學之功也高誘注曰苦不精致也苦格盬並同義孔穎達不得

其解乃曰盬與盩字異義同引昭元年左傳於文皿盩為盩

穀之飛亦為盩以證盬為不攻牢不堅固之意失其指矣杜箋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行役績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

也北山箋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

父母思已而憂也引之謹案如毛鄭所解則是王事無不堅固

是以勞苦不息勞苦不息是以不得養父母王事靡盬之下須

先述其勞苦不息而後繼之以不能藝稷黍云云始失之迂矣

今案盬者息也王事靡盬者王事靡有止息也王事靡息故不

能藝稷黍也王事靡息故不遑啟處不遑將父母也王事靡息

故我心傷悲也王事靡息故繼嗣我日也爾雅曰棲遲憩休苦

息也苦讀與靡盬之盬同周官鹽人共其苦盬杜子春讀苦為

盬謂出鹽直用不凍治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為盬謂

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

之功也高注曰苦讀如盬會之盬不精至也是盬與苦通良盬

之盬通作苦猶靡盬之盬通作苦也解經者於詩之靡盬則訓

息也則誤讀為勞苦之苦而不知其即詩之靡盬郭璞注爾雅苦息也日苦勞者宜止息乃不蓋古字之假借在漢人已有不能盡通其義得其解而為之辭者矣

人之為言

采苓篇人之為言苟亦無信箋曰為言謂為人為善言以稱薦之釋文曰為言于偽反或如字本或作偽字非正義曰人之詐偽之言君誠亦勿得信之王肅諸本皆作為言定本作偽言詐偽類引此亦作偽言引之謹案正義說是也序曰刺獻公好聽讒則人之為言即民之譌言也說文曰譌譌言也從言為聲詩曰民之譌言今小雅沔水正月竝作民之訛言沔水箋曰訛偽也言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正月箋曰訛偽也人以偽言相陷入晉語曰偽言誤眾是其義也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南譌偽月令作為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為為詐偽定十二年左傳子偽不知釋文偽作為則為偽譌三字古竝通用此箋謂為人為善言始失之迂矣

奉時辰牡

秦風駟騶篇奉時辰牡毛傳曰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曰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引之謹案冬獻狼以下與周官獸人文略同彼謂獸人獻獸以供膳四時各有所宜此謂虞人驅禽以待射必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然則辰牡非謂時牡也辰當讀為慎周官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鄭注曰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豸獻肩于公一歲為豸二歲為豸三歲為特四歲為肩

五歲為慎元謂慎讀為慶爾雅曰麋北曰麋以上周官注案慎為獸

五歲之名非牝麋之名也慎即此詩辰牡之辰凡字之從真聲辰聲者往往通用故後鄭讀慎為麋大祝振祭

用故後鄭讀慎為麋大祝振祭村子春讀振為慎亦其例也五歲為慎獸之最大者故下文

曰辰牡孔碩也縱犯特肩慎皆見詩一歲為縱以下蓋三家詩說也

有紀有堂

終南篇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毛傳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引之謹案終南何有設問山所有之物耳山基與畢道仍是山非山所有也今以全詩之例考之如山有榛山有扶蘇山有樞山有苞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山有蕨薇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凡云山有某物者皆指山中之草木而言又如邱中有麻邱

中有麥邱中有李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園

有桃園有棘山有樞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柎山有漆隰有栗阪

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楊山有苞櫟隰有六駟毛傳曰駟如

豹錢氏曉微答問曰詩中山有隰有對舉者皆草木之類此六駟必草木之名非獸名也釋木云駟赤李謂李之子赤者也其

即詩之六駟乎山有苞棣隰有樹檉墓門有棘墓門有梅南山有臺北

山有萊南山有桑北山有楊南山有柎北山有李南山有栲北

山有柎南山有柎北山有柎凡首章言草木者二章三章四章

五章亦皆言草木此不易之例也今首章言木而二章乃言山

則既與首章不合又與全詩之例不符矣今案紀讀為柎堂讀

為棠條梅柎棠皆木名也案爾雅曰杜赤棠白者棠杜赤棠釋詩有杜之杜白者棠正釋有柎有棠

也紀堂假借字耳左氏春秋桓二年柎侯來朝公羊穀梁並作紀侯三年公會柎侯於郕公羊作紀侯廣韻

堂字注引風俗通曰堂楚邑大夫五尚為之其後氏焉即昭二  
十年棠君尚也棠字注曰吳王闔閭弟夫概奔楚為棠谿氏定  
四年左傳作堂谿楚辭九歎執棠谿以刺蓬今王注曰棠谿利  
劔也廣雅作堂谿史記齊世家索隱引管子棠巫今管子小稱  
篇作堂巫是祀紀棠堂古字並通也凡毛詩之字類多假借故  
韓詩透迤透迤毛詩透迤作委蛇韓詩于嗟復今毛詩復作洵  
韓詩絲薄猗猗毛詩薄作考白帖終南山類引詩正作有杞有  
竹若斯之類不可枚舉  
棠唐時齊魯詩皆凶唯韓詩尚存則所引蓋韓詩也柳宗元終南山祠堂碑曰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壯則瑯琊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梅秦風詠焉宗元以紀堂為終南之物產則是讀紀為祀讀堂為棠蓋亦本且首章言有條有梅二章言有紀有堂首章言錦衣韓詩也  
狐裘二章言蔽衣繡裳條梅紀堂之皆為木亦猶錦衣蔽衣之皆為衣也自毛公誤釋紀堂為山而崔靈恩本紀遂作岷此真所謂說誤於前文變於後者矣

衡門之下 墓門有棘

引之謹案陳風衡門篇衡門之下毛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墓門篇墓門有棘傳曰墓門墓道之門此皆緣詞生訓恐非其本旨也門之為象縱而不橫若謂橫木而為門於其下則又不得謂之橫門矣前有東門之枌後有東門之池東門之楊竊疑衡門墓門亦是城門之名墓門有棘墓門有梅猶言東門之枌東門之楊耳襄三十年左傳晨自墓門之濱人杜注曰墓門鄭城門此墓門蓋亦陳之城門若魯有鹿門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亦有鹿門昭十年齊有楊門襄十年宋亦有楊門也昭二十一年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注曰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鴟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據王注曰過陳之墓門則墓

門為陳之城門可知猶言秦師過周北門耳王注本於列女傳蓋三家詩中有此說也

歌以訊止

毛鄭詩考正曰陳墓門二章歌以訊止今本止謬作之戴氏聲韻考曰廣韻六至諄字

下引詩歌以諄止然則此句止字與上句止字相應為語辭凡古人之詩韻在句中者韻下用字不得或異三百篇惟不可休

思思謬作息與此處止謬作之失詩句用韻之通例得此正之尤稽古所宜詳覈引之案唐石經止字已謬作之釋文有訊之

二字之字蓋亦後人所改今考續列女傳載此詩之證訊乃諄字文正作歌以訊止與廣韻所引合是古本作止之證

轉寫之謬毛詩云告也韓詩云諫也皆當為諄諄音碎故與萃韻訊音信問也於詩義及音韻咸扞格矣屈原賦離騷篇譽朝

諄而夕替王逸注引詩諄予不顧又爾雅諄告也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則郭本諄不作訊明矣今轉寫亦謬張衡傳思元賦

注引爾雅仍作諄釋文於此詩云本又作諄音信徐息悻反蓋於諄訊二字未能決定也引之謹案訊非謬字也訊古亦讀若

諄小雅兩無正篇莫肯用訊與遐遂瘁為韻張衡思元賦慎寵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安訊與內對為韻左思魏都賦翩翩黃

鳥銜書來訊與置粹溢田秩器室莅日位為韻則訊字古讀若諄故墓門之詩亦以萃訊為韻於古音未嘗不協也學記多其訊或為訾訊字古讀若

諄聲與訾相近故通訊諄同聲故二字互通兩無正箋訊告也釋文曰訊音信徐息悻反與墓門釋文同大雅皇矣篇執訊

連連釋文曰字又作諄王制以訊讖告釋文曰本又作諄學記多其訊鄭注曰訊猶問也釋文曰字又作諄爾雅諄告也釋文

曰本又作訊吳語乃訊申胥韋昭注曰訊告讓也說文引作諄

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四 王尚書經義述聞

音庚申補刊

申胥又訊讓日至注曰訊告也莊子山木篇虞人逐而諄之郭象注曰諄問之也釋文曰本又作訊徐無鬼篇察士無凌諄之事釋文引廣雅曰諄問也文選西征賦注引廣雅諄作訊史記賈生傳吊屈原賦訊曰索隱曰訊劉伯莊音素對反周成解詁音粹漢書賈誼傳訊作諄李奇曰告也又賈誼傳立而諄語張晏曰諄責讓也賈子時變篇諄作訊楚辭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曰訊問也一本作諄漢書敘傳幽通賦既諄爾以吉象兮文選諄作訊李善注引爾雅曰訊告也後漢書張衡傳思元賦占水火而妄諄文選諄作訊舊注曰訊告也傅毅傳迪志詩曰先人有訓我訊我誥凡此者或義為諄告而通用訊或義為訊問而通用諄爾雅訊言也郭注曰相問訊玉篇廣韻並曰諄言也爾雅作訊玉篇廣韻作諄則爾雅別本有

作諄者諄訊同聲也廣韻諄雖遂反讓也諫也告也問也集韻諄或作訊通作諄諄諄訊同聲故同訓為問也說文楚人謂卜問吉凶曰訊讀音賚廣韻又雖遂切惟其同聲是以假借又與諄同音數之為問猶諄之為問矣可盡謂之諄字乎考正之說殆疏矣釋文引韓詩曰訊諫也則告也釋文曰本又作訊則今本作訊非轉寫之誤訊諄俱有碎音何以見郭璞音碎之必非訊字乎古人引書不皆如其本字苟所引之書作彼字所注之書作此字而聲義同者則寫從所注之書離騷云朝諄故王逸引詩亦作諄張衡傳云妄諄故李賢引爾雅亦作諄非詩與爾雅之本文作諄不作訊也續列女傳載墓門之詩正作歌以訊止

倚儺其枝

檜風隰有萋楚篇隰有萋楚倚儺其枝毛傳曰萋楚銚弋也倚儺柔順也箋曰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倚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引之謹案萋楚之枝柔弱蔓生故傳箋並以倚儺為柔順但下文又云倚儺其華倚儺其實華與實不得

言柔順而亦云猗儺則猗儺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隰桑篇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阿難與猗儺同字又作旖旎楚辭九辯曰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曰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王引詩作旖旎而訓為盛貌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七諫曰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九歎曰結桂樹之旖旎兮王注並曰旖旎盛貌

一之日 二之日

幽風七月篇一之日鶯發二之日栗烈王介甫詩說曰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萼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

生者氣之先至者也見困學紀聞卷一引之謹案此襲侯果之謬說也

侯果說易七日來復以為七月而引此詩一之日二之日以為呼月為日之證不知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

孔氏正義說之甚明特以上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省月字

耳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蒙上四月秀萼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穠而省月字二之日擊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蒙上九月築場故一二之下皆加之字以別之明圖十月納禾稼而省月字

是月中之日非謂月為日也復之七日與震既濟之七日皆謂從朝至莫之日亦非謂七月為七日也辯見本條下介甫可謂不善

讀易又不善讀詩者矣若云四月秀萼因陰始於是月而稱月則十月亦當為陽所自始經之十月隕穠何以不稱日而稱月

乎蠶月條桑三月事也是月五陽決一陰非陰氣先至之月矣



茵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灑灑。淮南汜論篇。綵麻索縷。高誘注曰。索切也。切與紉同。謂切撚之使緊也。是索為糾繩之名也。廣雅釋器曰。絢繩索也。此謂繩索字或作絢。小爾雅曰。縑索也。方言曰。車絃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穎之間。或謂之曲絢。郭璞注曰。絢亦繩名。引詩曰。沓爾索絢。是絢為繩也。爾雅訓絢為絞者。絞亦繩也。急就篇曰。纒縹繩索。絞紡續。哀二年左傳。絞縊以戮。杜注曰。絞所以縊人物。墨子尚賢篇曰。傳說被褐帶索。辭過篇曰。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蓐。蓐與絞同。是絞亦繩也。方言。縹。關之東西。或謂之縹。或謂之絞。絞通語也。郭注曰。謂屨中。箋曰。絞也。義與繩謂之絞同。說文。箋。竹索也。義與絞亦相近。夜作絞索。則是以索為繩索之索。爾雅訓絢為絞。而郭注曰。糾絞繩索。則是以絞為糾絞之絞。胥失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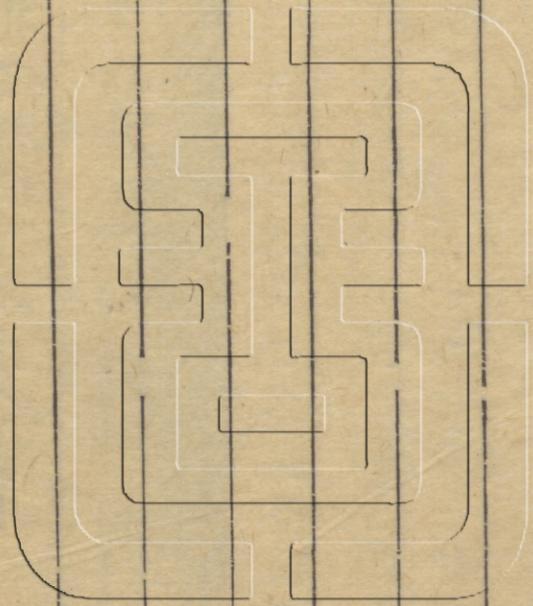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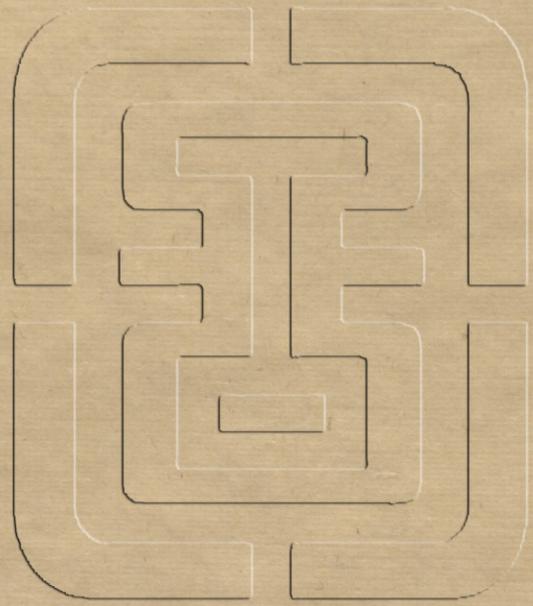
亦孔之將

破斧篇亦孔之將。毛傳曰。將大也。家大人曰。大與美義相近。廣雅曰。將美也。首章言將。二章言嘉。三章言休。將嘉休皆美也。將臧聲相近。亦孔之將。猶言亦孔之臧耳。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八十四終

王尚書經義述聞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  
 庚申補刊



皇清糸角  
夕三三三

三

